

歷代名臣奏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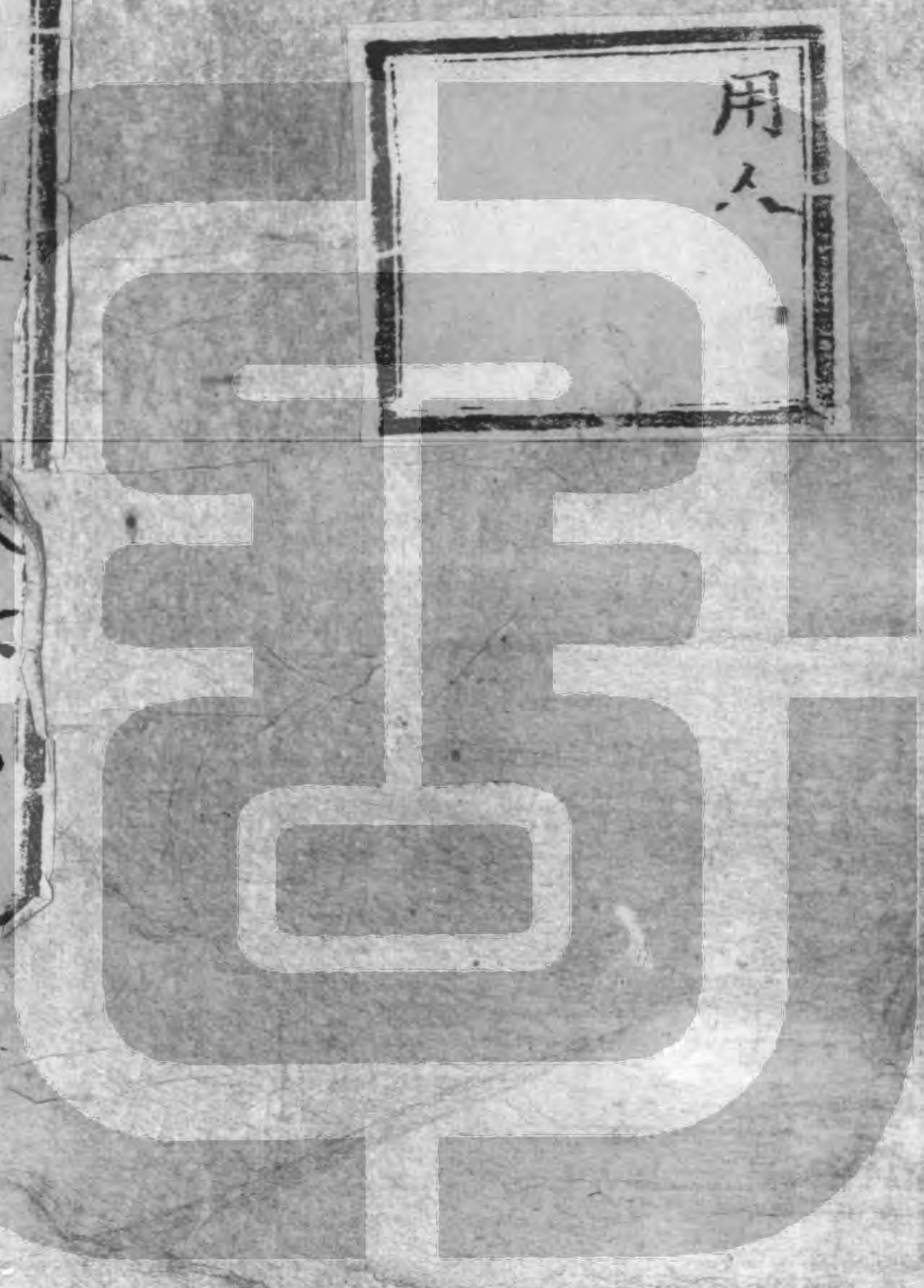
6244  
:62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三

用人

宋高宗時章誼乞謹選執政大臣上奏曰臣聞人主繼天而為之子  
宰相代天工而熙庶績百辟卿士猶日月四時運行而不息者也如  
此則君無為而逸臣有為而勞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今陛下即位累年于茲求治甚  
切宵衣旰食焦勞憂慄於廟堂之上而群臣奉令承教優游逸樂於  
下真所謂本末倒置上下易位以此求治是適越而北轅也夷狄內  
侵誰為陛下建攘却之策者盜賊紛擾誰為陛下言消弭之術者財  
用匱乏人民流散宗社靡寧土疆日蹙執政大臣略無扶顛持危之  
意但以致身宰輔位高金多為樂即有緩急謀在奔走設使陛下覺  
悟或行罷免高可望開府大觀文次不失資政節度使國勢微弱兵



禍相纏。九族分離。三聖播越。陛下獨受其無聊。此臣所以疚心懸膽。願陛下慎選執政大臣之意。陛下得二三賢執政。慰天下之望。弭夷狄之難。而陛下優游無為。責成仰洽。天下才智之士。皆為陛下奔走自竭。然後君臣之位正。而治道得矣。此天之道也。非臣之臆說也。惟聖主留神幸甚。

諫又乞參稽衆論。選擇大臣。上奏曰。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六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蓋刑賞大政。帝王不敢私決。擇也。其好惡乎。每必詢之衆庶。謀之卿士。以觀公議之所在。然後用捨焉。考之於經。虞舜聖君也。所用禹益伯夷之臣。亦聖賢之臣也。其未得也。必始於疇咨。其得之也。乃由於僉舉。是以孔子稱之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言得人之感。致治之業也。後世朋比之臣。懷私植黨。欲鉗衆多之口。以迷奪人主之視聽。於是立為說。曰。輕其

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由是天子進退大臣。不問天下之公議。而執政用事之人。引用黨與。雷同瓦合。日入於亂亡之域。而人主始孤立矣。今陛下所與共圖天下之治者。唯二三執政也。人或未克。官或未備。非降疇咨之命。不足以得俊傑之才。近者參知政事謝克家。以疾辭位。陛下深惟國計之重。幸聽其請。下掩大臣妨賢之誦。外厭衆庶望治之情。甚大惠也。臣聞參知政事之選。位亞宰相。任重職大。必咨僉諧之舉。乃竦中外之聽。如得其人。日與宰相議論可否。仰副陛下側席之求。則安榮自此成。禍灾自此弭。五疆自此復。苟非其人。治亂分矣。孟軻有言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伏望陛下體虞舜好問之德。觀孟軻察言之道。公聽並觀。參稽衆論。慎極一時之選。然後斷自聖心。使吐大政。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乞重宰相之責。上奏曰。臣竊見陛下御極以來。五令相者。前此四相。以不稱職而罷。今皆從容閑曠。不受憂責。在彼未為失計也。陛下之國勢日蹙。宗社日危。萬官億姓。六宮九族。遷徙不常。殆無容足之地。此宰相誤陛下也。陛下終以論一相為人主之職。而未嘗躬行威斷。其於禦戎大計。未有指授。臣恐又無以善其後矣。夫禦外患者。必先定攻守之策。成內政者。必先操威福之權。宰相者。為陛下擇攻守之人。而佐陛下施賞罰之政者也。前此御營之兵。宰相領之。而急則奉陛下以趨。攻守之策。何如哉。賞罰喜怒。不攻功罪。自其已出。威福之權。何如哉。陛下誠能指授方略。而責宰相以辟土疆。躬親聽斷。以明賞罰。則宰相之任。雖專而宰相之責亦重。委任責成。期以歲月。境外之患。可謂中興之功。可冀君臣並受其福。豈不美歟。

誼又論大臣數乞引去。上奏曰。臣竊聞曰。若大臣數乞引去。其項陛下

下遣使宣諭。傳詔勞問。至於再三。然後就職。自春徂夏。殆無虛月。此雖於人臣進退之禮。所不可廢。而論其以誠事君。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恐未安也。禮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今之為陛下大臣者。其除拜之始。必自負其才。以謂戎虜可平。盜賊可息。土疆可復。以此為已任。故其嘉言讜議。仰當上心。是以受而不辭。所謂量而後入也。及其執政之後。事有不遂。其初心而求去者。將必有說矣。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則去焉可也。力少而重。未易任。智小而大。未易謀。不能而止。則去焉可也。不然。則功已成矣。名已遂矣。不伐其功。不居其名。體天之道。引身而退。則去焉可也。今陛下聽言納諫。其於大臣。奏請未嘗少却。而大臣任陛下之事。非功成名遂之時。但數因人言。乍去乍留。此甚非大臣以道事君之義也。臣謂大臣當為陛下建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以身任



天下之責如樂毅之輔燕。以破齊為任。如種蠡之輔越。以報吳為任。如諸葛孔明之輔蜀。以興復大漢為任。如周公之輔成王。以平三監。滅淮夷為任。誠以此自任。則雖有流言飛語。所不恤也。大臣今日之事。陛下其所任者何事。其欲去者何事。去就紛紜。誠無益也。公孫弘曰。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周公養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公孫弘何人哉。能以天下自任如此。臣願睿明深詔執事。責其恢復之大功。而使之勿為區區之苛禮。攘夷狄。弭盜賊。指日以冀當今之成效。不勝大幸。若其受任無功。仰辜委寄。雖曰進退有禮。亦何以塞天下之望哉。

詔又乞重監司之選。上奏曰。臣伏觀部使者之職。痛為外臺。所以統洽郡縣。頒宣詔條。廉問風俗。任至重也。前世選授。大槩有二。欲諳練世務。求之久次。則惟其官既簡。拔俊良。待以非常之舉。則惟其人。是

以舜之四岳。十二牧。周之方伯。連帥。漢之州牧。刺史。唐之採訪觀察。僕其高者。咸預公卿之選。下者亦秩真二千石。所以用貴理賤。求之久次也。若夫圖事任職。務在得人。登賢選能。唯恐不及。則凡文學政事。有一可稱。風操識度。在所甄錄者。雖無積月累歲之勞。假以權發遣之彌。蓋亦不待次而舉也。近時委任。頗異於此。伏望聖明。考詳二端。增重部使者之職。自非豪傑卓異之材。且勿輕授。上觀虞周。下採漢唐。使嘗磨從官。卿監之人。咸預茲選。而與臺閣省寺之除。更為出入。不唯可以革去內重外輕之弊。且復輔軒所至。吏民有所矜式。仰禱陛下。知人任使之明。不勝幸甚。

誼又論劉綱合還鎮戍。隸一將帥。上奏曰。臣聞濠州鎮撫使劉綱。昨在江東。別無職守。欲歸淮南。軍衆乏食。進退無據。士卒散擾。於是拔身自歸朝廷。冀蒙措置。而羈旅累月。每詣部。掌宰執略不省顧。端



坐客次。見士大夫輒流涕自言。誠可憐憫。臣愚以為劉綱果有罪犯。自當早正典刑。若猶可恕。或其無罪。則當付以職任。無宜閑廢。緣劉綱之父劉信。身本農家。頗富於財。自靖康建炎以來。出身衛國。義平巨寇。卒死於兵。今劉綱所領皆其父部曲。徃徃盡是莊客家僮。若不令劉綱自行鈐束。或聞劉綱貧困無歸。決須散為盜賊。別生變亂。昔唐朱泚帥涇原以忠誠自歸。既至長安。拘留不遣。一旦部曲擁此為亂。幾亡唐室。蓋亦當時措置乖誤也。伏望聖慈。鑒前事。特賜磨斷。發遣劉綱還鎮。或如岳飛體例。領其部曲。隸一將帥。使不失職。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論徽州知通棄城乞獎。權汪希旦上奏曰。臣聞近者張琪之兵自臨安府奔走。侵犯徽州。其徽州知通望風棄城而遁。六月十三日。張琪人馬猶在臨安府之昌化縣。而十四日徽州已無官吏矣。有宵

居官汪希旦者。知官吏逃避之地。自徽州城中折簡招致。使守禦。至十八日。尚未有還任者。遂具事因申尚書省樞密院。至今張琪人馬未知所向。徽州安危亦未可知。而郡守通判尚未有申奏文字。至朝廷者。臣又不知本路帥臣監司。曾無申發文字與汪希旦相繼而來者也。夫郡守通判帥臣監司。受任以守一州一路。而盜發不知。盜至不擊。上不能聞之朝廷。請兵討擒。下不能躬率吏民。力為戰守。率皆奔走掩匿。不以上聞。此則畔官離次。不勝其任矣。如汪希旦者。素非朝廷倚任。投閑置散之人也。乃能憂國如此。臣謂防秋甚近。諸路帥臣監司知州通判。所宜一例選擇。悉付能臣。則今年戎虜可却。盜賊可息。若委任非人。復如徽州知通者。將誤陛下立國之勢矣。所有徽州知通朝廷固宜汰斥。其汪希旦亦乞睿明量事獎擢。以為人臣能否之勸。



劉行簡上殿劄子曰。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切於救弊。事之弊者。固非一端。而尤以人材為急。自古人主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未嘗不屬之公卿大夫士。必得真材實能。列于庶位。徧為吾用。猶懼有闕。比歲以來。乃或不然。舉所謂材能者。皆斥去之。事孰與濟。人材淪落。莫甚斯時。迄今垂二十年。搗死寂寞之濱者。不可勝數矣。其幸而未瘠於溝壑者。於今亦無幾人。可勝慨歎。昔人或以十年不調。白首為郎。尚痛恨其不遇。方之斯時。猶未為失其所也。臣以衰晚。誤膺簡召。自揆庸虛。豈有深謀。祕書可以仰禪日新之政。惟有振滯淹之說。願以為獻。伏望陛下深詔大臣。搜舉向來擯斥委棄不用之士。取其尤者。遞次拔擢。必皆仰戴恩德。益輸忠盡。予以共成治道。實非小補。惟陛下留神財幸。

行簡又上疏曰。李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

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關。宰相屢進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臣竊謂臣受知於君。不以一時遇合為難。而以知其心之所存為不易。太宗之於道裕也。始棄其言。卒乃用之。豈以曠昔之事為過。而悔之歟。曰不然。太宗願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未嘗不在於天下國家。雖一事之疑。必悔之。况其平時歎恤用刑。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後定。意太宗之斷。未必為踈。而追悔不忘。若是者。豈恤刑之心。誠有合耶。嗚呼。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而不克有濟者。誠不至而已矣。苟必於誠。則反覆念慮。浸久而不忘。惟其嘗而後已。故於聽用之際。有合於心者。雖棄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不以自悔也。若德宗之於陸贄。則不然。當危難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定。乃追仇盡言。佛然以譏。俾逐猶棄。梗馬以此一事。是以觀人主之用心矣。何必



多耶

行簡又乞令侍從臺諫舉縣令疏曰臣聞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守令之任在古甚重其體惟均朝廷循襲故常漫不加權惟郡守間蒙選除外縣令注擬悉歸銓曹臣竊以謂近民之官縣令為害豈得若此而况今日中外多故軍旅荐興安民保疆其事不一為縣令者非但如前日出入阡陌勸督農桑謹期會簿書而已苟非其人為患滋大唐太宗嘗詔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無愁歎漢馮野王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竒其志然終不以與之蓋遴選如此臣愚以謂莫若做古之意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可充縣令者若干人上之朝廷左右司置籍以備選用然後命監司守臣察縣令之不職者汰之以所籍姓名隨闕除授假以五品之服任滿稱職有進秩陞等之賞其治行尤異者不次拔擢使之歆慕則人

人激昂以赴事功舉當者有重賞舉謬者有薄罰庶幾近民之官。十得五有以仰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

權吏部侍郎廖剛論縣令劄子曰臣竊聞朝廷近日有意遴選縣令此誠惠養元元之急務然古有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惟外內無輕重之偏是以人榮其官而樂於治民近世不然內重外輕至縣令為尤甚凡督責難辦罪罰易及非他官比故人未有願為者拘於格法不得已然後為之彼稍負才器可以得美官者未嘗過而問也然則奈何欲薦舉而使之為邪臣謂差注一付吏部而重其賞罰以為勸沮可也選人除軍功捕盜非實歷令丞一任不許改本等官京朝官非實歷知縣兩任必如祖宗法外不得為通判內不得為郎官其有治績顯著者優加旌別如漢增秩賜金之類而貪汙不法者又必重寘典憲如此則才者庶亦願就而妄作者有所憚矣蓋不必



薦舉為可賴也。昨者陛下嘗詔舉為令者矣。才者既有不願就。而其乞憐於親舊以得之者。往往非才。此其弊也。且事故有要領。使監司郡守皆擇得其人。則視令之賢否而進退之。正其職耳。烏在遍天下之令。皆選之於朝廷。區區管見。惟陛下裁擇。

剛又論除中丞。劄子曰。臣嘗聞唐文宗擢丁居晦為御史中丞。謂宰相鄭覃曰。朕嘗與居晦論世人言李杜元白為四絕。如何居晦曰。此非君上合論之事。朕以此記得居晦可為御史中丞。又謂牛僧孺可以為大夫。覃曰。向為中丞。願不能擊搏。恐非風望。文宗搃首曰。不然。鸞鳳自與鷹隼異美。此文宗任人之意也。臣聞昔下材陛下不以其不肖擢居是職。固不敢望古人萬分之一。然臣伏讀訓詞。責臣持大體以正國之紀綱。有以見陛下之意與文宗合矣。人主惟患不學。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之人。與之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若乃區區藝

文之末。豈所留神者哉。居晦之言。宜有取於文宗也。中丞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為國害者。乃摭摭細故。矜鬻爪於狐兔之微。曾何足道。覃之不察。僧孺宜乎文宗不以為然。臣願陛下不以文宗為無足法。而忽其意。臣亦不敢徇流俗之見。專事苛察而忘大體也。惟聖明鑒焉。

剛又論朋黨。劄子曰。臣聞洪範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箕子為武王陳世之大法。蓋帝王不易之常道也。若好惡悖於正理。偏黨徇其私心。則不能蕩蕩如天之大。平平如天之明。夫所謂大中至正之道矣。會歸其有極。大中至正之謂也。人君惟以大中至正之道。照臨百官。無有愛惡。無有成敗。一視同仁。則萬邦黎獻。化上之德。亦將惟皇之極。是行以迓天子之



光。烏有所謂朋黨者哉。蓋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手。薄海內外。無小無大。孰非吾之臣子。無賢無不肖。孰不欲媚于天子。以求其所欲。此戴天履地者之常情也。然而後世乃有朋比之徒。結為死黨。或至於相與欺君罔上。而不顧者何哉。臣嘗思其故矣。請試為陛下言之。今夫人主以甲為朋黨也。方與乙共治之。惟乙之徒是與。惟甲之徒是惡。他日以乙為朋黨也。則又與丙共治之。惟丙之徒是與。惟乙之徒是惡。乃至更出迭入。亦莫不然。此朋黨之弊。所以至於不可破也。何則。利害有以怵之。彼慮其所終。則其勢不得不然耳。故臣嘗謂朋黨之名。雖生於君子。小人之相與。其實人君有以致之也。誠使王道明於上。善惡別白。仁賢不肖。製情在位。在野。各安其分。則朋黨何自而興乎。臣每聞聖訓。常自謂於物無心。有以見廣大之德。與天地合其美。然至於論臣下朋附之迹。則未免有彼此之問。臣故不避誅責。輒

以是為言也。願陛下垂日月之明。而惟君子小人。是辨。鑒往代之失。而惟皇極之道是遵。賢則用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援引。而必疑之哉。猥瑣無用。則置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擯棄。而必錄之哉。若進若退。若取若舍。初無係吝於其間。而必合天下之至公。此所謂皇極之道也。如是。則君子之徒。莫不以類而進。羣聚於朝。志同謀合。濟濟其和。而天下之人。方且胥慶以為得人。雖有姦慝。不得厚誣。以為朋黨矣。凡以朝廷清明。君子小人之分。素定。初無可疑故也。由是觀之。大中至正之道行。則朋黨不革。而自消。是誠在我而已。惟睿明不以臣言為迂。而加採擇焉。天下幸甚。剛又奏曰。臣聞易以內君子而外小人。為天地交泰之時。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泰之道也。反是則為否。而天下無邦矣。人君之處君子小人。可不謹哉。蓋小人未嘗無適用之才。固不必盡廢。然而必外之。



者。諛言足以惑人主之聰明。非事足以亂人主之心志。一容其身。則膠固而不可去。仲尼論為邦。貴於遠佞人者。以此。臣願陛下選任之際。每加察焉。旌別淑慝。無使小人得間於君子。庶幾朝廷清明。風俗純一。在位皆有羔羊之德。而詩人無候人之刺矣。不亦善乎。

胡寅上疏曰。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憲平時。緣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五法。禁忌甚密。蔡邕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事宜還守本邦。豈願循三五繫以未制乎。司馬光聽其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憲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憂百注无切。不賢不才者。雖在地方。以非吾土。為害滋甚矣。不知擇人而諺於立法。此與

三五同為後世笑也。臣曩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公選擇。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憂其徇情亂政。而以疑忌不廣示天下哉。

寅又上疏曰。臣竊見洞處水賊。本緣官吏非人。政煩賦重所致。今治之之術。以郡縣得人為本。而縣令尤為近民。若得其人。則能奉行寬恤之政。使未為賊者安土樂業。已為賊者壞植散群。其選付責成。不在兵將之下。豈可輕也。軍興以來。便宜辟置。及於縣令。固已非是。又乞不以諸般拘礙。皆許奏辟。於是詐官負罪。姦賊無行。一切拘礙。不敢至朝廷。參銓部者。咸輻湊之。其為赤子之害。可勝言乎。又况鼎州昨緣程昌禹借補烏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奪為揚。公驅民。今程千秋繼之。尤當加意選擇。縣令而所陳如此。豈可聽許。臣欲乞因千秋所請。特降指揮。應殘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官。歷任無贖私罪。



犯之人。方許奏請差注。其未出官無歷任。曾犯賊私罪。及見係賊降。未經叙復。或無出身。告勅批書印紙。而稱兵火去失者。即不得輒行奏辟。及不得陳乞。不以諸般拘礙。庶幾縣令得人。百姓受惠。俾棄兵刃。復緣南畝。以臣愚見。不以諸般拘礙。辟差縣令。利害甚大。所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

校書郎王十朋輪對劄子曰。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斐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匈匈。咸謂虜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惟懼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薨。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

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至而不之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日禦我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能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實元慶曆間。而夏叛命。仁宗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諺。兵不火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遣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外若內。士大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



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藩郡。以泯沒其材。內為讒邪之所媚忌。外為夷狄之所竊笑。天下與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元為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于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警動一時。謀謨措事。必有大過人者。請將有以饒勇善戰。編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荆襄江淮間。以

為水。身藩屏。用賈誼眾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正言陳淵論用有德。上奏曰。天下之吉。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有智者。人君用之。唯其宜而已。智者謀之。才者辦之。有德者守之。是三者闕一不可。用或偏焉。必不能有所濟矣。故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才智與有德者之謂也。或曰。治平之時。唯德是傳。艱難之際。所當用者。才與智而已。是不然。夫有德者。何施而不可。昔高帝定天下。天下所謂傑然者三人。既以為其腹心爪牙之用矣。其發如曾參。周勃。陳平。亦皆足以相國。才智之徒。蓋不少也。然必待四老人者。出以傳太子。然後漢室以安。光武中興。寇鄧耿賈之流。二十八人者。依乘風雲。俱有可稱。所謂才智者。亦眾矣。然必起良吏。卓茂以



為太傅。然後風俗以變。由是言之。才智之士。艱難之時。雖不可無。而有德者亦不宜忽矣。

淵又論用老成。上奏曰。夫學然後知其不足。經歷既久。然後知其誤。方少年時。其天資過人。或氣以待物。更事之後。未有無悔者也。悔而知改。猶足以為善。悔而不改。終於敗國亡家者有之矣。故學不可以已也。若乃學焉而未至。事不素練。則老成之人可尊。而不可忽。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稼穡艱難之未知。而能應天下方來之變者。知此而已。昔者孫權年未及冠。而能使曹操望其營壘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此可謂一時豪傑之主矣。然其母嘗以屬張昭。故昭每諫之。必以太后為言。我太祖皇帝。英偉之質。無與倫比。而杜太后嘗令趙普輔之。夫孫權之智。不減張昭。而太祖之聖。豈趙普所可及乎。取其姪變之多。歷事之久而已。况於不及二君。而欲棄老成人。未見其可也。

虞允文奏。還吏部侍郎汪應辰除知州。詞頭疏曰。臣聞士君子之進退去留。必觀於時。時當去而不留。傷乎義。廉義舉。而公議定矣。今虜酋犯涪邊。多事君父。勤宵旰之憂。乃智者効謀。勇者効力。忘家報國之時也。應辰發歲以文章決科。陛下親擢為第一。賜名之寵。多士至今歎。雖年甫四十。又蒙親擢。為言語侍從之臣。不為不遭遇矣。一旦無故補外。廷紳之論。或疑之。謂應辰之才望。實周於世用。朝廷若藉其才望。以禦外侮。則衛之為郡。不為要邊。若以其罪黜。則不明言其罪。以正其當黜之名。若出於應辰之請。則有傷於事君之義。而非書生報國之赤心也。應辰之去。名既不正。苟不以為非。則援引而求去者。繼出而紛紛矣。多事之時。如使人材相繼去國。此物論所以為朝廷惜也。臣愚欲望睿慈。將應辰歸州之命。特賜追寢。且命依舊在職。以待後日。或有任使。庶幾朝廷百僚。



各安其職。不為苟去之計。而公議自定。更乞自宸衷裁酌施行。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臣聞官者。勳世磨鈍者也。人者。嚮德慕名者也。  
官得其宜。則事辦而功就。人樂其事。則功倍而邪窒。故聖王觀向順  
典。然後驅一世之民。而成興王之功。臣欲乞如古制。為武功官賞十  
等。惟寵戰功。它賞不與。每授命襲。銜官同。則以此高之。審院別置  
籍。記載其名。謂之八等。則不次名。用陞擢。使令庶約功。而得死節。黃  
溫而收實才。方時右武。於是在焉。或可施行。乞下臣具等格聞奏。  
帝嘗詔權禮部侍郎周必大。同王<sub>之</sub>奇陳良翰對選德聲。袖<sub>出</sub>手<sub>語</sub>  
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勳<sub>未</sub>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  
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sub>練</sub>兵以圖恢復。而將<sub>最</sub>易是用<sub>情</sub>之  
通<sub>未</sub>至<sub>譯</sub>人以守郡<sub>國</sub>而守<sub>數</sub>易<sub>是</sub>貴<sub>實</sub>之方<sub>未</sub>盡。諸州長吏條<sub>未</sub>

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sub>要</sub>秀州一年而<sub>四</sub>

易守<sub>更</sub>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

必大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已<sub>勞</sub>之<sub>用</sub>  
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必大奏言。太宗儲才。為真宗仁宗之用。  
仁宗儲才。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齊苑之禍。蔡<sub>指</sub>愚  
刻<sub>逐</sub>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闕<sub>暇</sub>之日。

吏部侍郎洪遵薦王珪奏狀曰。臣伏觀降授右朝散大夫王珪。庶勳公  
明。所至可述。頃為夔州湖北路轉運判官。每出按屬部。盡以隨行胥  
吏。閉之一室。臨當放途。須衆吏上馬已。然後乃去。雖供帳<sub>蕭</sub>幕亦只  
用漕司者。至於薪水芻粟。不得已合用者。皆估計其直。絡<sub>錢</sub>償之。州  
縣無秋毫之費。民間詞訴躬親聽決。無一不得其平者。部內<sub>賦</sub>吏望  
風歛迹。不敢復肆。嘗於武昌築堤。外遏江漲。內灌民田。行旅農人。均



被其賜。兩道歌詠其政。以為近所無有。前知真州。到任才五月。官無  
乏事。又能取其贏餘。積米數千石。以為來歲軍儲之備。拊循凋郡。日  
不暇給。千里之民。上下便安之。一時諸司以激濁揚清為職。既不能  
薦反。以羅織成罪。按章所言。類無實迹。而使之錮於聖世。人以為冤。  
誠如近降指揮。所謂有公累而其材實可用者。起之閑廢。必能遇事  
赴功。如蒙朝廷拔拭。付以煩劇。去處施之政事。當有可觀。臣今先次  
舉到王珏一員。保任終身。如犯贓及不職。皆與同罪。謹錄奏聞。

紹興中。邊又薦用林珣。上奏曰。右臣伏觀右通直郎新差通判福州  
軍州事林珣。本出書生。敏於為政。治民有愛利之行。持已有公。庶之  
稱。昨知宣州宣城縣。縣有貧。岳豐給兩陂。邊溪水以溉田。自政和初  
為水所壞。莫能修復。並陂之民。歲常苦旱。珣修治葺月。而畢高山之  
頂。皆為良田。明年宣城大水。破圩田一百六十餘所。而陂口不動。百

姓更名曰林公泉。後知常州無錫縣。舊例令佐四廡催科。浮民得以  
為姦。黜為雜催者。至七百餘人。因緣侵漁。人蒙其害。經界覆實官在  
縣。置枷械於門。追呼自便。又於太保長名下勒取心口圖帳七千餘  
本。皆魚鱗細圖。期限嚴峻。遂以重價就買官中。本送納。珣始至之日。  
即時禁止。又戶長催科。舊以五日一比較。有逃絕。則令償填。有遺緩。  
則加杖責。徒為苛擾。元不集事。珣親行鐫諭。盡革宿弊。是年官物不  
出省限。皆足。而戶長未嘗輒追一人到官。酒壚茶肆。至無村民之跡。  
差役有關。人爭先為之。及為邵武軍通判。有水口土軍擅開武庫。被  
甲持刃。驚動遠邇。珣以計撫定。得其首惡四人。按誅之餘。一無所問。  
先是和平大寺兩寨。戍卒循習縱肆。官吏不能彈壓。自此為之始。然  
凡平時能害齊民。如公吏弓手之類。子弟及詐為秀才宗室者。以事  
詣曹窮治不貸。悉皆斂迹。一郡方安其惠化。實緣小人誣證。遂以罷



去。今朝廷雖知其有冤。起倅藩府。然尚待遠次。未究設施。臣與珣初不相識。采之士大夫公議。知其所為所行。灼然有大過人者。臣今保舉堪充繁劇州郡守臣任使。臣除已舉王珣外。今來所舉林瑛係第  
二員。如蒙朝廷擢用。後其人終身犯賊。及不職。臣甘與同罪。謹錄奏  
聞。

遵又薦胡璉上奏曰。右臣伏覩左從事郎胡璉。學古為政。勤身奉公。嘗為洪州豐城令。邑當水陸之衝。民狡吏頑。素稱繁劇。前政或坐廳  
辦不登。或緣獄訟不理。多以罪去。惟璉興利除害。抑強扶弱。痛治豪  
猾之撓政者。善良得以安堵。諸司率皆薦之。如蒙朝廷旌擢。付之大  
縣。必有可觀。臣今保舉堪任知縣縣令。如後不如所舉。臣甘與同罪。  
臣除已舉過左宣教郎羅翬外。今來所舉係第二員。謹錄奏聞。  
左正言鄧庸。解免除左正言第十三劄子。臣嘗觀宣和司諫高伯

振。饒望王甫。不敢誰何。每

上傳呼諫官。道路之人。皆得以慢罵之。靖

康諫議洪芻。阿附耿南仲。小恤國難。一日過朱雀門。群小擁其馬以

數之曰。國步如此。爾所諫。百何事。彼二人者。方其巧為身謀。以竊禁

從。往往自以為得計。殊不知欺君之罪。重於欺天。故伯振死於白刃。

而洪芻流于海島。皆天有以罰之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緣論事。宣

和之末。嘗進乞罷花石詩。群臣欲置於死地。上皇赦之。仍欲召對。靖

康之初。賜對便殿。力詆權

監。今年不食楚粟。飢餓殆

不能行。萬死一生。奔赴行在。陛下即擢於

言路。初望天顏。遽論宰執。

心待其去。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

張所與給之轍矣。而陛下

正當甚可取。顧臣何人。上  
家聖眷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贈臣之爵。不  
足以謝天地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而臣亦曰。然。若



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眷遇未即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手獨不愧於天地神明乎。今雖可免。異日將如何哉。不為高伯振。即為洪芻矣。此臣愚所以日夕惶恐而未知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之以鈞衡。其待之非不專。而禮之非不厚。然李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誠矣。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嚴甚。此臣所以切有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臣若觀望。豈復敢言。臣愛君。其敢默默乎。且兩河百姓。雖願劫死。而五月之間。略無統領。民心茫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聞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臣。罪當萬死。前日紛紛皆在朝廷。李綱先乞逐。逆臣張邦昌。然後黨精離。正綱既去。則叛臣

將如何哉。我臣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則夷狄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昔者宣王所以為中興之主者。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陛下聖德過於周宣。所以脩政事。而攘夷狄者。豈可後哉。李綱一日之長。亦惟陛下采之。

御史中丞張守論。差李公彥。李正民。權官不當劄于。臣聞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朝廷施設。不問大小。當則人心服。否則人心離。在廟堂跬步之間。而利害實繫於四方萬里之遠。不可不慎也。伏見太常少卿。咸為一員。近自外召黎確為太常少卿。後遂行在視事之二日。又除李公彥為太常少卿。交割職事。臣所未諭。使公彥實於確。即當降旨。罷確而用公彥。不答則是重疊除授也。既知重疊除授。即當改正。今踰旬日。未聞施行。若以罷確為是耶。而確亦久以行著名。權士論未以為非也。又伏見中書舍人有關祖宗故事。差起居舍人兼權。又關即差它官。今董道為右史。滿差左司。負外郎



李正民推中書舍人。臣所未諭。使正民賢於道。即當使用。正民為中書舍人。不然。即是董道不學無文也。道不學無文。則不當擢為右史。若曰道不可權攝邪。而道亦久以文學著稱。士論亦未以為不可也。無故罷黎確而用李公。考其厚於公。然人必以為公彥據之。恐非愛人以德之意也。亦恐據奪之風自是起矣。近捨董道而遠取李正民。未必薄於董道。然人不能無怒。而道亦無以自容。恐非以禮愛人之意也。亦恐祖宗故事自是廢矣。方今狎令不行。紀綱未立。舉措之間。人心所繫。伏乞詔大臣詳酌。改正施行。

守為殿中侍御史。論增置教授狀曰。臣以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據職公議。未能盡舉。恭以國家自遭夷狄之禍。二聖播遷。鑿與出狩。兩河之地。已陷。朝虜西京。關陝尚為賊藪。邊亭無臥鼓之期。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營。遠近騷然。行關防秋。當在朝名。雖講誼。焦勞劇。深務。四方萬里。不能戶知。但見詔旨。增置教授。遂謂

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當置教授矣。餽廩所出。不可貲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甚愈於昔也。宣和之末。卒無救於禍亂。方今痛懲往愆。急所當先。費車是導。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此撥遣。滯留。臣聞為官擇人。未有為人而擇官也。况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使未暇。豈當復增。况得祿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遠選。近制改科。專用詩賦。後進習經。惜不通曉。若取無習詩賦。可為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始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來。舊置教授。窺竅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師漢弟子百餘人。無所進。莫不棄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則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寧。禮儀既成。拜為奉常。通因進曰。師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



高帝恣以為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候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

宇又狀曰。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因為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務飾太平。稍多何傷。在於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不偏愛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廣緩急之宜而有為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回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先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願茲防秋在條。邊將練兵。并外治內。孜孜汲汲。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經而引其足邪。今謂士人各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令。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為過矣。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為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冒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

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於得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為然也。又况所不及者邪。方其無關之可授。則人固息於澆求。及其有關而不及。則人必懷於怨望。利害得失。固亦明甚。又况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夷狄內侮。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為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之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亟賜寢罷。天下幸甚。

呂頤浩論黜浮薄之士。上奏曰。臣前日與宰執進呈潘恭善充川陝宣諭官。奉恩下幹辦公事。而奉聖訓。令說與李愿。潘恭善比因上殿。觀其為人。頗輕浮。不可全信。此行祇以禁久在西方。知川陝人意。備詢問爾。夫潘恭善。臣素不識之。但嘗召至都堂。觀其為人。有口辯善談論。然舉止輕儇。議論揮闔。政如聖訓。臣與宰執退而仰嘆。睿照精明。以此推之。人之才否。忠悖。豈能少逃於聖鑒。臣嘗觀自古立功立事之人。皆剛毅木訥。重厚寡言。其輕儇捷之令聰。



其言雖可喜。使之臨事。非惟鮮克有濟。亦往往至於敗事。故自古聽言之際。尤不敢忽。昔張釋之對漢文帝。以謂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今以嗇夫口辨而起遷之。恐天下風靡。不可不察。釋之之論是矣。唐德宗寵任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延齡履之不疑。德宗雖頗知其詭譎。但以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韋渠牟形神浮誇。有口辨。德宗親信之。此二人者。皆以辯捷變亂是非。唐政不綱。孔子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也。臣願陛下日後引對。臣僚之際。更加詳審。察其趣向。而用之。庶幾所進擢者。皆重學沉毅之人。而退黜輕佻浮薄之士。使小人不得間君子。則可以立功立事。為濟中興之大業矣。臣不勝拳拳之至。

秘書正字張孝祥論。論書。書人才。劄子上奏曰。臣聞國勢之強弱。不係於土地之廣狹。甲兵之利鈍。而係於人才。所謂人才者。有一焉。文章足以藻飾治具。風采足以羽翼薦紳。此平時用之。而有餘者也。靜有

以察未形之機。動有以應方來之變。如藥石真可療病。如穀粟真可救飢。此則平時既未嘗涵養蓄儲。而羽檄交馳之際。則又不可頃刻而無此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躬履興運。而宵旰求治。深思遠慮。將以遺子孫萬世之安。搜羅人才。惟恐或失。所謂藻飾治具。羽翼薦紳者。固自不乏。然臣區區之忠。猶効此言者。誠懼夫實用之才尚少也。夫搜楠杞梓。自拱把知其為良。然不假之以歲月。培壅封植。遠責之以任重。鮮有不撓折者。是人才貴夫涵養。欲望聖慈。添詔二三大臣。俾更廣求實才可用之人。善謀能斷。文不足而質有餘者。置之中都。扶持長養。屢試熟察。以湏其成。在平時則隆國勢。以折未萌。於緩急則受任奔走。德侮捍患。無不可者。誠得一二十輩。森布在列。則陛下可以垂拱無為。固宗社於磐石。而二三大臣亦可以優游怡愉於廟堂之上。而無所事矣。



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請除罪籍上奏曰臣檢會今年正月五日敕書內一項新復州縣見停廢文武官將放公吏未經甄叙人並許赴所在自陳保明以聞當議特與甄叙臣切詳劉豫僭竊逆天悖道謂之有功者實助豫為虐之人謂之有罪者未必真坐累也今豫所錄者朝廷包含混貸捐其舊惡豫所斥者朝廷從而棄之可乎方使無辜抱恨之人伸冤自訴有司錙銖原減論如常程則是朝廷尚為偽齊行法也臣愚欲乞應新復州縣官吏軍民被罪有文字照驗者並不理遺闕減降未經叙復者即依本等叙復內有元因劉豫補受復為劉豫廢奪者亦不在甄叙之限庶幾功罪兩平衆論惟允

剛中又乞委任李案上奏曰臣竊觀四牡勞使者之詩也序詩者謂有功而見知則說矣臣昨日上殿因稟奏江西盜賊聖訓以李案恐不能辦了此事臣退而有疑朝廷頃以江西多盜恐州縣不能存無

至於失業遣察官採訪措置而名以宣諭此案奉使之指也為案者布宣德意接察官吏訪求致盜之端講究弭盜之術則案之事舉矣至於討捕誅戮則非兵不可猶一病人陛下方命醫視之而藥未具也為醫者觀其形色審其氣候其處紆邪其處受病歸告主人使具藥而攻之則醫之事舉矣江西之盜在處皆有而虔吉最甚江西之兵合不過三二千人餘皆土軍巡尉之屬與賊不相當也深山峻谷如窟如巢兵至散而民兵退聚而盜案將所有之兵分布搜討能當幾處筠州黃十五負險不服案方督申世景圍捕而虔吉素撫接連湖南諸處往往三五百人成群出沒此蓋盜多兵少力所不及也非擁兵坐視而徒以招安為事也若謂案出使之日便不帶兵前去則案之意豈不以數郡皆有盜賊根株連結自非得其要領未易進兵又恐前期遣發重有勞費是猶醫者欲見病然後求藥於朝廷爾案



之策非不善也。如聞案自到江西展體盡力。一路官吏遂皆究心。數千里之外。利害動息皆便到朝廷。此其為補亦非小小。雖未可謂之有功。陛下亦當知而使之說矣。得無有告陛下者曰。李案按之以兵而不欲。今果不辦矣。信有是也。則願陛下思朝廷所以遣案之意。本不專使捕賊。而案所以先措畫招安者。蓋坐無兵。今朝廷方分遣大兵隨張守以去。亦須得案徧歷諸郡。詳究利害。使民間知朝廷專有耳目之官。與之採訪。上下感懼。而平定有期。若謂案無功於江西。而不令究其施設。則前日遣使之意虛矣。願闡燭微之睿。旁昭靡盬之臣。臣不勝區區。

剛中又論人才。上奏曰。臣聞世之論治道者。莫不以求才為急。夫人才得之難。多寧有補於治道乎。大抵用才如用藥。各求參桂待聚之

無益也。惟寒溫緩急。因其性。然後有起病之功。不然是與無藥等。爾道德才智。後取之無益也。惟長短小大。各隨其能。然後有致治之效。不然是與無才等爾。卓禹稷契夔龍伯益。皆一世俊傑。舜知用之。至於禮樂刑政。各不失其所付。茲其所以聖興。陛下履中微之運。圖復古之功。以禮為羅。賢俊並致。臣子雖一介無它技。而盛德包覆。皆所不遺。是則無才者非今日之患。而量才任用者正所急爾。昔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公孫揮善辭令。裨諶善謀。而鄭國之政常使裨諶謀。可否簡子斷之。公孫為辭令。成乃付子太叔行之。是以無敗事也。陛下以至誠之意。昭日月之明。何所不察。區區之言。尚願陛下因任群材。使小大之臣。各迪有功。且無用非所長之失。則涓埃之微。或有補於萬分。惟陛下留神省察。與三數大臣圖之。

剛中又乞留曾開。罷抑約。命上奏曰。臣竊得於傳聞。曾開罷禮部



侍郎來論疑或開之所等臣未得而詳也。然聖恩從來優禮侍從未嘗輕有罷黜。雖言章論數其短者猶委曲保全其去。此開之罷所以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開厚重質實有文采論今日朝廷人物者必指為善類宜無顯過得非於清議也。或謂止緣近日論議使事略有異同遂至抵牾。獨臣以謂不然。陛下聖度如天。物物並受。數降詔旨謂今此通知之事無非審度中道務令經久可行。固嘗許群臣修奏利害一二未上。陛下之心可謂酌人情而濟世者則開也。雖有大同小異之見君父寧不諒其心。亦謂緣論使事而罷者非也。求其所以致罷者而弗得。無乃開贖過太甚有至妄發狂瞽之言。聖人初有不能容者則開之罷疑或出於此也。臣數日前嘗上疏乞罷柳約召命未聞施行。夫約之為人陛下當自知之。事童貫而求其薦事路真官而問其術好權之事是評於孫悟之妹。其素行不待臣暴章之而後露也。然如約者陛下猶欲拔拭而用之。則如開者豈不能容忍而留之乎。約之采陛下雖未必侍從之。開之去陛下雖未必終忘之。但朝路見一曾開去。一柳約來。進退人材似有可疑。此衆論之所以惑也。一曾開去。便未損於朝廷。恐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來。便未累於朝廷。恐如約者又或至焉。則為累矣。聖人虛心屈己。禁萌於甚微而防患於甚久。方今虜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人。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是雖衆智交陳。群策並入。原其用心皆為區區。正當容納。各領其意。他日事成。使論事者自懷無遠見之羞。既或不成。陛下四思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况陛下南渡以來。聖德日躋。略無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狂悖。削吏璜而投荒宜矣。然猶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開之罷。臣誠有望於聖恩焉。武帝初不能堪汲黯之言。其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

侍郎來論疑或開之所等臣未得而詳也。然聖恩從來優禮侍從未嘗輕有罷黜。雖言章論數其短者猶委曲保全其去。此開之罷所以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開厚重質實有文采論今日朝廷人物者必指為善類宜無顯過得非於清議也。或謂止緣近日論議使事略有異同遂至抵牾。獨臣以謂不然。陛下聖度如天。物物並受。數降詔旨謂今此通知之事無非審度中道務令經久可行。固嘗許群臣修奏利害一二未上。陛下之心可謂酌人情而濟世者則開也。雖有大同小異之見君父寧不諒其心。亦謂緣論使事而罷者非也。求其所以致罷者而弗得。無乃開贖過太甚有至妄發狂瞽之言。聖人初有不能容者則開之罷疑或出於此也。臣數日前嘗上疏乞罷柳約召命未聞施行。夫約之為人陛下當自知之。事童貫而求其薦事路真官而問其術好權之事是評於孫悟之妹。其素行不待臣暴章之而後露也。然如約者陛下猶欲拔拭而用之。則如開者豈不能容忍而留之乎。約之采陛下雖未必侍從之。開之去陛下雖未必終忘之。但朝路見一曾開去。一柳約來。進退人材似有可疑。此衆論之所以惑也。一曾開去。便未損於朝廷。恐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來。便未累於朝廷。恐如約者又或至焉。則為累矣。聖人虛心屈己。禁萌於甚微而防患於甚久。方今虜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人。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是雖衆智交陳。群策並入。原其用心皆為區區。正當容納。各領其意。他日事成。使論事者自懷無遠見之羞。既或不成。陛下四思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况陛下南渡以來。聖德日躋。略無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狂悖。削吏璜而投荒宜矣。然猶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開之罷。臣誠有望於聖恩焉。武帝初不能堪汲黯之言。其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



於不義乎。故卒優容之。此臣所以懇祈於天聽也。臺諫天子以為耳目。下有公論而不上聞。則是耳目失其所司也。臣忍為是哉。縷縷之言。期以報陛下而已矣。上讀天威。罪當萬死。惟聖慈幸赦之。

剛中又論久任良郡守。上奏曰。臣聞人君張官置吏。欲其以實德惠民而已。官吏不能皆良。而畏朝廷之責。故虛文之弊由之以生。臣頃以責實之說。區區為陛下言之。退而又為陛下求所以革虛文之道。其莫如久任乎。夫吏員之冗。無如今日。久任之說。非所宜言。而臣所謂久任者。謂良郡守也。郡守不良者。易而去之。一方之福。其有安便風俗。百姓信愛。確然能布宣上意。使實惠被民者。大抵閱三數政。而得一人。輕為奪之。為害多矣。臣親見州郡長吏。更易之際。非但公私費耗。迎送煩擾。文書徵訟。變移之弊。為不可言。徃徃上下苟且。人情弛慢。踰時未定。既而長吏者至。風俗不能周知。利害不能徧察。慮朝廷

督辦有條。苟不擬謾。以紓一時之急。則無以塞責。况復遷延歲月。得更易而去。則其自為謀者善矣。此所以忍為虛文而不顧也。幸而得一良吏。教令已孚。績用方著。朝廷亦何苦奪此。而與彼乎。謂欲以旌其能。則增秩賜金之典。可按而行也。或謂臣曰。守令之選。既有成法。今無遷易者矣。如臣所聞。或三兩月。或半歲。久者亦不至於成資而罷。是法雖具。有時而廢也。前史謂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臣願陛下申嚴成法。重長吏之選。徒可乎。今有治狀者。亦可賜金增秩。俟其終滿。名用之未晚也。聖人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陛下留意行之。臣恐州縣虛文之弊。自此可息。

右僕射呂摺奏曰。臣自歷宦以來。荷累朝黼黻之知。益者又蒙聖恩。為臣比經艱難。立功效。擢實宰輔。臣敢不仰軀養體。優厚雖糜骨粉身。亦忍未能圖報天地父母之德。苟有所見。安忍不為陛下別白。



詳言之。臣竊攷祖宗留意人才。度越前代。是以元祐間名儒鉅公相繼而出。人亦各奮己長。陛下聖學高明。博觀圖史。此不能逃睿鑒矣。惟是三安石首先變亂祖宗法度。紹聖間章敦蔡京蔡卞兄弟之後。各快私意以忠為邪。以邪為忠。將元祐諸人累更竄逐。衣食不繼。殛于遐荒。海嶠者甚多。子孫禁錮貧悴異常。人至于今寃之。而教輩忍為是舉。豈不有負國家耶。臣區區愚見。今陛下六飛雖暫駐吳會。然臣恭料宸衷。仰思二聖之心。瞻念陵寢。恢復境土。則未始一日而忘也。如元祐諸人。經隔歲月。並未嘗追復官職。依條格合得恩數。亦不曾給付。雖其間有子孫族屬。緣兵火之後。捨鄉里墳墓。隨車駕南來者。其甚眾。然尚有淪陷北界者亦多。欲乞聖慈。廟獨照之明。廣好生之惠。不以臣為僭。率貸其狂妄。將元祐臣僚。命有司條具。經還責之人。並例復元授官爵。子孫合陳乞恩數。照應格法。放行庶幾南來之族。

無不感戴鴻覆之澤。在北界之家。亦知陛下懷思中原。淪陷名臣之族。痛念向來皆由姦邪誤國。宗社播遷。而一朝盡還其父祖官爵恩澤。人非木石。安得不銘佩陛下耶。臣今所乞亦恐虜詐而叵測。先將元祐之家子孫用之本朝。則所失愈多。後雖欲為亦無及矣。更望睿慈不下臣此章。良作聖意批出。庶幾遠邇存歿皆戴陛下矣。冒瀆天聰。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

范宗尹嘗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戶部侍郎季陵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枚擻。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以獲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者。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惡名。



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旨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

馮當可論守令銓選。上奏曰。臣竊謂於民至親。莫如守令。守令之選。難得其人。當今銓選所行。並依格法。格法所當與。雖庸謬之。嘗有司不得而奪。雖循良之。才有司不得而與。天下論者。皆言欲救其弊。莫若任人。或使內外薦揚。或令主者詮擇。然風俗弊壞。為日既久。奉公竭節。蓋鮮其人。或恐銓擇任情薦揚。非實誠無益於救弊。徒妄至於紛紜而已。臣愚願陛下謹擇監司。勿以輕授。監司。陛下耳目之臣也。苟得嚴明督察之才。風彩一路。黜陟其廉污。廢置其賢否。下吏有所於式。小民有所告訴。則雖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前。州縣非才。誠非所患。自軍興已後。民力彫弊。重以漁擾。民愈不堪。守令之多。陛下豈能為民盡擇。今天下監司。不過數十人耳。少加簡拔。不患無才。陛下

付授之際。往往亦將視其資望之高卑。不復論其人才之可否。健者以趨期會為急。懦者以不生事為賢。至於刺舉精明。使州郡望風畏肅者。未之見也。陛下愛民如子。民國之本也。守令虐民國之巨蠹也。監司刺舉守令之精鑒也。伏惟少留聖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四

用人

宋孝宗隆興二年張浚次平江奏論人言臣初十日自平江府門外起發屢得雨澤。物價不貴。據諸處報聞水已通。糧運畢集。建康鎮江權貨兩務日納二萬餘緡。俟臣回日。取見錢糧的確數目。別具聞奏。伏乞聖慈。少寬念慮。臣今日得知泰州范愉申到被虜脫歸人。曾充虜寨軍曹司。備知虜中人馬錢糧數目。與向來范常由換并近日于崇之所供申數目一同。仰惟陛下聖知自天。神機獨照。虜之強弱形勢盡在目中。所患乏同心同德之助。而文詞之士。識見淺陋。無肯為陛下竭死力任重責者。向若智者獻謀。勇者效命。通財計者究心於經畫。練邊事者盡節於封陲。先其所急。後其所緩。一意圖事。有死無二。如創業之時。馬上求治。陛下何憂。夫事之不濟。我臣願陛下急



收人才為吾羽翼。必使議論歸一。讒說莫聞。以揆今日之變。天下幸甚。

廷臣上言。謂國朝視文武為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授文實。文臣以材略智謀換右職。當邊寄者。蓋文武兩塗。情本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則終以氣習相忌。有不樂從者矣。今兵塵未息。方厲恢復之圖。願博採中外有材智權略。可以臨邊。可以制閫者。改舊制。改授從之。乾道以後。又選大將之家。能世其武勇者。武舉及第。武藝絕倫。可為將佐者。會廷臣言曰。方今國家之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餘萬。其間可為將帥者。不在其上。則在其下。而朝廷未知振其氣表其才也。今文臣有三人舉。則為之循資再任。五人則為之改秩。而武臣無有焉。古語曰。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變夷不恭。拔卒為將。宜令都統制視監司者。歲舉武臣二人。視郡守者。歲舉一人。以智勇

俱全為上。善撫士卒。專有膽勇者次之。不拘將校士卒。優以獎擢。被舉人有臨戰不用命者。與文臣犯入己。贓者同。併坐舉主。帝可其奏。仍著為法。

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疏曰。臣聞人主高拱一堂之上。而天下之事無不知。人之賢不肖。無不察。事之利害。無不聞。豈他術哉。不過曰委任一相而已矣。夫一相豈能盡知天下之事。盡察人之賢不肖。而盡決夫事之利害哉。不過曰。人之賢者進之。人之不賢者退之。言之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事之利則行之。害則去之。故賢相能兼衆人之善。而賢主能兼宰相之善。然世之治也。宰相尚能而遜其下。羣賢竭智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而治功成。由不爭也。謂之懿德。世之亂也。宰相稱其功。以加衆人。衆人伐其技。以憑其上。是以上下無禮而亂虐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自古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端。而未嘗不係



乎斯二者也。夫留侯漢朝第一也。坐籌畫策。夫造地設。漢庭無能出其右者。然樊噲諫沛公無止秦宮。沛公不從。留侯曰。嘗言善。願聽之。婁敬說漢王都關中。上疑之。留侯曰。婁敬之言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夫韓淮陰猶耻與會為伍。而婁敬脫輓輅一安庸人耳。而留侯亟推其言於漢王。可不謂大賢哉。魏相亦中興賢宰也。其謀議廟堂之上。必有大過人者。然讀趙充國二疏傳。則亦用衆臣之長耳。充國欲罷兵留屯。計可謂迂矣。相推其言以為可必用。帝乃從其計。疏廣為太子傅。平恩侯許伯建議。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相免冠謝上曰。此非臣等所及。宣帝由是聽之。夫用兵大議也。太子固本也。魏相不以二臣為輕議。而更以為可從。孝宣中興。兩魏有聲。豈不由推賢揚善而致然哉。區區之愚。仰惟裁擇。

乾道中。秘書省正字林光朝上疏曰。臣聞之道塗竊謂陛下即位以來。每有人才不足之歎。昨者御使殿對宰臣。論及用人之道。雲章奎畫聚而成書。臣以正字名官。一代謨詔。所當鈞鑒。幸因賜對。得以吐狂愚之說。願陛下少垂聽焉。陛下有虞舜之孝。有夏禹之儉。有文王之勤勞。又其經營土宇。整頓人物。有唐太宗之明。天下以是數者歸之陛下。蓋以其實狀也。非虛名也。陛下溫顏聽納。如此不憚煩。不應有人才不足之歎。此臣所未喻也。夫以天地所養。雨露所滋。雖然百物古猶今也。百物之在天下。何嘗不足。古今天下。豈有人才闕然不足之時耶。人君自處常若不足。則人才斯有餘矣。若自以為有餘。則安得不起人才不足之歎乎。高帝自以為有餘。則四皓不肯出。光武自以為有餘。則嚴子陵不肯仕。若以謂天下之大。不得此數人者。是未足為輕重。然舜所得纔五人耳。禹得一臯陶。文王得夫二老者。帝王



之世人才非不足。而其未易得也。又如此。陛下嘗有意於唐太宗之事。太宗所得者房玄齡。杜如晦。一時人物。又皆夤緣房杜得以盡其所長。是貞觀之時未嘗以人才不足為患也。臣因論太宗之事。偶於此又得一說。天下人才有遭逢成就在乎上之人。今天下以鄭國公魏證為純臣。若無一事可議者。方其遨遊於李密竇建德二者之間。使如是終身無所遇合。則安得為全人。以是知豪傑之士。琢削鐫磨。或有待乎上之人。陛下何遽以人才不足為患也。芻蕘之言。多不切事情。惟陛下裁赦冒犯天威。不任隕越。

淳熙中。光朝為中書舍人。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狀曰。臣昨蒙陛下記錄孤遠。臣一臣於嶺外。遭過臨瘴。夤緣從橐。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干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為監察御史。稟行求級。求知制誥。不敢具

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錄黃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忍恥。不得已書之。他日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為欺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負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今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凡。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大正為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彌



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為何事。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乾道三年。虞允文奏論用人久任利害。疏曰。皇帝御選德殿。命臣俊卿。臣允文。臣克家。入奏事已。乃賜坐。從容論今日治道。上顧謂臣等。用人必當其才。必久其任。其效乃著。臣等對各有指。臣某昧死奏。誠如陛下聖訓。然自古才難知而用之亦難。惟公其選。則才無不當。久其任。則職無不舉。虞舜氏命官。置牧之意。具載於書。其嚴如此。上曰。良是。命臣等各述所對。將刻之屏障。君臣交修。垂永永戒。臣等拜手。退。敬推原本始。上稱明詔。臣觀舜典。八百一十二言。命官之序。周悉重複。舉陶以刑。懲以教。夷虜以禮樂。禹則播九州。告水功。各司一職。不相亂也。三年而考其績。九年而黜陟之。水土平。刑政舉。庶功畢奏。

考其當時選用之際。上則為之聖謔。說難壬人。下則往哉欽哉。濟濟相遜。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苟簡於授受之初。其選公。故能當其才。而可久其任。庶政惟和。萬邦以穰。叔季而降。君臣之間。非不知此。至分職任事。帥背此而馳。抑亦有繇也哉。授者無委能之意。受之者有偷合之心。或才不才之並處。而媚忌生。或君子小人之參用。而機謀勝。一王尊之賢佞。不察於愛憎。兩會參之是非。亦失於疑似。甚者朋邪醜正。險陂害成。溺於親昵。而用其偏。壓以權勢。而防其進。風尚既薄。人為益滋。陰植鄙與。而伺候短長。巧出語言。而變亂白黑。私謁日勝。公道日賤。用之無適當之才。任之無可久之效。此自古及今。害治之大者。危亡之相尋。可畏可懼。而不可不察也。且羿非射則無術。秋荅奕則無藝。倉扁棄醫則無活人之功。蓋執一而求。與百俱廢矣。故武王之治。位事惟能。孔子之言。使人以器。如因其能。隨其器。久任而責成。



之。公之者亦鮮矣。昔在慶曆樞密副使臣弼上言欲輯三朝典故文字編成一書。實在二府。俾為摹範。因乾德任官之議。為之釋曰。先朝臺省之任。必取才望相當。能稱其職者。以三年為滿。所以人無躁進之心。官有宿守之業。近者除授數月即遷。人知速去。官無成績。奔競之風。由此而甚。嗚呼。弼誠知治體者也。臣不佞竊於今日有感於斯言。臣某謹書。

允又又上言曰。臣聞論相繫之人。生而擇相當以天下。故宰相者天下之選也。選不以天下而用於一人之私意。所相非所任。所任非所相。而天下之心必有所不服矣。舜之舉皋陶。湯之舉伊尹。所以必選于衆而不仁者自遠也。陛下歷大任。今七年。勤於論相。數置而亟乞。考已七八輩。豈陛下所樂為哉。意者論相之初。擇之不審也。以陛下之聖明。天縱以陛下之智勇。則天錫以陛下之所立規摹。則天授群

臣何敢望清光萬分之一。而敢冒當輔相之位。故泯默就職。奉行文書。尚皇皇然。鯁鯁然。有不勝任之憂。其欲求免於譴訶亦難矣。舜之相皋陶。湯之相伊尹。方冊所載。一君一相之間。道與氣合。禮與情侔。上下相須。驩欣交通。無形迹疑忌之嫌。治功之成。高出千古。豈有他哉。以聖賢明良之會。相伴而不相遠也。荀卿論人主之道。有曰。身能相能者王。其相須蓋如此。昔魏武侯與群臣謀事。群臣不能及。罷朝有喜色。吳起諫以楚莊王之言曰。世不絕聖。國不乏賢。今寡人與群臣謀事。而群臣不及。有楚國始矣之歎。至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太宗退而憂之。景德之間。真宗與陳堯叟論前代求治之君。蓋嘗舉其事以相為戒也。如臣不才。視近歲數輩。相有不能企而及者多矣。學不足以自信。明不足以自防。一身之孤。不足以自保。而欲使臣輔陛下天下之所縱。所錫。所授者。求其能審國是。斷國論。強



國勢立功立事。以副陛下簡放之意。臣雖甚愚。自知其不可也。臣願陛下舉舜湯。所以選者。思楚莊王。唐太宗之所憂者。法真宗皇帝。君臣所以相戒者。旁求非常之才。以應非常之運。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既用之後。使之議論天下之事。陛下虛心而察納之。使之負荷天下之責。陛下端己而責成之。論議負荷不岐為二。而是非自定。利害自明。重輕之勢不分。毀譽亂真之禍不作。則治功必進。治效必成。四海之大。惟陛下意所欲為。而實非臣之所能也。改命更擇。以幸天下。臣敢以死請。伏惟財幸。

乾道五年。汪應辰進杜黃裳李德裕告君故事曰。唐憲宗與宰相論內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或以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檄。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采。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入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武宗以李德裕為相。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異。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書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選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善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竊以唐自天寶後。惟憲宗武宗能修政事。復振威令。觀杜黃裳李德裕所以告其君者。可謂得其要矣。二帝能信用其言。宜



其有成功也。

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聞立政圖事。人才為急。然而平居選擇則易。緩急求之實難。又况一官易效。通才難得。優趙魏者不可為滕薛。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備。自非儲蓄素廣。品目素定。一旦任違所長。用過其量。譬之以驥捕鼠。使蚤負山。小大雖殊。其失一也。仰惟陛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今日先務。孰有大於此者。臣願深詔執事。遴舉中外文武之才。不限負數。不拘貨序。區分所能。總為一籍。若馭軍。若臨邊。若經理財賦。若行視利害。若監司。若郡守。推類以待。群議格目。仍於其間各紀所長。假令某人可馭軍也。又須別列其孰智孰勇。孰當為偏裨。孰當為統帥。某人可治郡也。又須辨其孰中和。孰健決。或使之撫雅俗。或使之治繁劇。人為一格。格儲數人。繼此有得。接續未上。藏之禁中。副在二府。無事之日。預加審覈。遇有任使。按圖而取。比之既寒。

常譽已渴。汲井。其為利

也。蓋利遠矣。

七年必大為禮部侍郎

又論人才上言曰。臣聞帝王用人之道二。不

次而任者。大才也。循次

而升者。常才也。誠使鷹揚如太公。先覺如伊

尹。一旦拔於耕釣之間。實

諸輔佐之列。人亦孰以為過。若乃佞而託

於忠。偽而託於誠。私而

託於公。苟不察焉。其害深矣。孔子曰。始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古猶如此。况

後世乎。仰惟陛下知人

則括如帝堯。立賢無方。如成湯。人才小大。固

不逃於聖鑒。然乃者。嘗

遣使理財矣。又嘗遣使按軍矣。方被命之初。

截截幡幡。似若可聽。及

責成效。蔑如也。此無它。用之過其量。賞之不

待功。彼既冒受寵榮。則

懼謫謾獲罪。於是多方以掩其過。妄作以蓋

厥愆。雖以陛下之明。隨

加譴斥。然而兵民已被其侵擾。財用已為其

盡耗。嗷嗷之悔。可勝計

乎。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因言以考其實。試



可而後遷。彼知爵祿不可僥倖取也。必將趨事赴功。少副陛下總裁之略而真才實能見矣。

淳熙二年。必大為右文殿修撰論久任上言曰。臣伏觀自昔人君大抵始於憂勤。久則豫怠。非固欲其如此。則致焉耳。陛下則不然。臨御大寶十四年于茲。自強不息。新而又新。可謂度越百王。光于載籍。是宜功成治定。坐臻無為之效。然而大欲未得。痛軫宵旰者。何也。人主有急治之心。群臣無任事之實故也。臣試舉當今要務一二而言之。陛下既擇內外將帥之官矣。而士卒勇怯。甲兵堅廢。未免悉關於淵聽。既擇內外主計之臣矣。而調度盈虛。水旱備豫。往往猶煩於聖慮。以至興一利。除一害。小大之臣舉未有獨當其責者。不過遵守成筭。奉行文書而已。事成則則遷爵秩。受賜予。不成則猥曰委任不專。非我罪也。縱加之罰。率由以輕典。是以初為苟且之計。而終懷幸免之心。

使陛下之善政良法。舉為虛文。既歲曷日。殊未有以少副憂勤者。非以此歟。臣願陛下勞於用人。逸於仰成。凡任以是職。必責以是事。久其歲月。盡其才力。底績而賞。使之勸。深官而罰。使之懼。一人雍容于上。百職交修于下。如此而功弗成。效弗著。臣不信也。揚雄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陛下念焉。

必大改敷文閣待制上言曰。臣謂官冗久矣。而今為甚。蓋上有名器寢輕之弊。則下有淹滯失職之嗟。惟其寢輕。故勸沮之法壞。惟其失職。故苟且之心生。何謂勸沮之法壞。古之設官。專待賢能。故賢者得之則勸。而不賢者以不得為沮。能者得之則勸。而不能者以不得為沮。今也不然。進士以藝。任子以世。雜流以歲。月固未嘗考其賢與不賢。能與不能也。應格斯與之耳。然則勸沮之法。安得不壞。何謂苟且之心生。今分職有限。而入流無窮。一官闕則十數人守之。其在吏部



者。大率十餘年僅成一任。凡往來之費。待闕之資。皆仰給於三年之俸。故貪者益貪。懦者益懦。低首下心。便文自營。以冀官滿而去。尚何敢與上官抗論是非。為下民辨白枉直哉。且不特吏部注授為然也。所謂堂除。乃拔擢人才之地。今郡守皆除三政。俸貳。嗣至八年。凡卓然才智之士。自為朝廷所知者。固所不問。始以中人論之。三十而信。七十告老。若十年而為一官。則平生不過四任而已。然則苟且之心。安得不生。臣願陛下明詔三府。力裁入流之數。以清其源。毋難既仕之路。以遏其流。庶幾數年之後。其弊稍革。而人材見矣。

三年。必大為兵部侍郎。論用人二弊。上言曰。臣嘗觀司馬光歷年圖序。以謂人君之道。用人是也。自三代兩漢。以迄于唐。用得其人。罔不興用。匪其人。罔不亂。布在方冊。昭然可考。陛下聖學高明。深燭此理。故自即位以來。內度於聖心。外採諸衆論。求人惟恐不及。用才惟

恐不盡。下至占一善名。一藝者。咸表而出之。固嘗上嘉虞舜製論而刊諸石矣。然屢省乃成。尚未能仰副聖心者何也。深惟其原。殆有二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然。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不度能否。悉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之資格。而取必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宿道嚮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是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求官者。不知其幾人。未得之。則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比而欲速。所謂公家之事。姑應簿書期會而已。初未嘗為旬歲計也。如此而望其趨事赴功。斯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以天下之大。豈謂無人。臣所以為是言者。誠以風俗之薄。厚業士大夫



之向背。若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陛下明詔執政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由。共圖今日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舉職。庶幾不失陛下用人之本意。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斯致治之樞要也。

四年必大。又奏曰。臣聞舜之時。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后夔典樂。終身守其官。未之或易。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不過遷爵秩加服章而已。是以任久而責專。志定而功成。後世人才既不如古。仕於朝者。又遷擢靡常。今歲為某職。來歲任某事。一或不然。輒與滯留之歎。往往用過其量。屢非其據。職事多曠。績用弗成。為臣者既以被護。而國家亦不能收用人之效。茲今昔之通患也。臣懇欲望聖慈。於任使百官之際。益留宸念。始也審度才力。隨其大小。付之以事。而勿使職事終也。考覈功績。或增秩或賜服。而勿使數易。蓋不職等則

俸之望息。而速進之念起。不數易。則營職之心勉。而厭倦之意消。自然下安其分。上獲其利。臣曰。小補哉。

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夬良上言曰。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

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

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

在於因例立法。誘攝吏部為例部。今七司法。自晏敷復裁定。不無疎

略。然守之亦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破法其害小。

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新。例常寬。今法令繁多。官曹冗濇。蓋緣此也。

望令哀集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攷定。非大有抵牾者。第去

凡涉寬縱者。悉刊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謝之姦。絕冒濫

之門塞矣。於是重脩焉。

孝宗時。正字趙汝愚論。謀國者必有腹心之臣。上疏。召臣間古之欲



謀人之國者。必有所謂腹心之臣。齊威公之管仲。越句踐之范蠡。漢高祖之良平。唐太宗之房杜。是數君臣者。其相與謀也。皆竭誠盡意。無復嫌疑。如父子兄弟之謀其家。自為一定之計。故其施也。有序其動也。有期。非僥倖萬一者之所為也。陛下英明神武。將大有為於天下。至於腹心之任。臣獨疑之。陛下臨蒞以來。其所顯用者。多秀其間。深謀密畫。外廷不可得知。然而遠者不過二三年。近纔數月。而罷去。未紛紛。遊無定論。蓋亦有可議者矣。豈非相與之誠。或有所未至。非惟人懷自疑之心。專事形迹。以求苟免。而吏下知其無權。亦從而慢之。雖欲自力不可得也。將何以責其謀國之效哉。臣愚伏願陛下眷求賢哲。容而後信之。夫輕信於前者。必重疑於後。為也。惟察之深。然後能信之篤。陛下誠能察人於未試。既用之後。使大小之臣。咸得以才自奮。則陛下何功不立。苟事不成。

臣謂今日清源正本之要。實在於是。惟陛下擇焉。

汝愚為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又申乞甄叙商榮。附奏曰。契勘本路。阻山瀕海。常有盜賊。不時出沒。正在平居。收蓄人材。以備緩急。一旦之用。某伏見保義郎商榮。昨自偽境。仗義來歸。忠勇絕人。累著勞效。先任楚州磨盤巡檢。日嘗過北界。收復州縣。朝廷以其生事。責送建寧府拘管。據商榮供具到脚色。蓋是當時主將有實使之然者。榮惟懷忠義。而不知朝廷事。躡遂致輕銳觸犯憲章。原其本情。實為可憫。今來拘管已十有三年。累經赦宥。若不稍加甄敘。竊恐無以激昂士氣。欲聖敷奏。特榮權付本司自效。隨宜支破。請給候將來立功。效日。別與陳乞差遣。

汝愚又奏。按知金州秦嵩狀曰。臣嘗讀前史。伏觀秦漢以來。謀



臣良古凡言制御夷狄之術者莫不以謹擇邊吏為首其選重矣。究其為術雖若不同。而大槩有五。其一日。以廉律已。化服異類。二曰。智勇絕人。威震敵國。三曰。謹固封疆。不使邊釁。四曰。撫摩邊民。厚固根本。五曰。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能此五者。則雖有疆敵。亦可以坐制矣。今有人焉。受朝廷邊陲重寄。而罪惡盈積。略無善狀。臣不敢以被詔命。朝夕去此。顧惜人情。遂置而不問。惟聖明裁擇。臣伏見知金州秦嵩。所在貪汙。駐紮狼籍。衆共指議。不可具陳。昨知黎州常遣諸寨土丁入蕃界採臘脂木以為什器。一日又遣土丁二十七人過大渡河採斫板木。遂為青羌所執者五人。死者二人。幾至生事。今任金州。不佳遣人於黎州販賣。近販金珠過大安軍。而為稅官所覺。投稅至數百緡。則其貨物之多。從可知矣。望其以廉律已。化服異類。可乎。嵩始杜時

猶可幸其一割之用。今聞人扶掖。比丁家難。衰悴可勇絕人。威震敵國。可乎。嵩為青羌拘執不還。嵩一時調護其事。已而盡得所執。責而奴兒結亦自以為功。百里據沈黎之門戶。而崇而至者三十餘人。白水二要害。於是蜀人上下憂懼。腹心之害。非賴留正以計。陛下威靈。邊事寧息。然嵩一年之間。勞師動衆。費耗百緡。推原階。則嵩實為之也。今任金州。亦未嘗以邊事為意。歸正入逃亡。



盜賊出沒。皆縱而不問。其能謹固封疆。不起邊釁。臣知其不能矣。上津一縣。本隸商州。去金州絕遠。通邑人戶。纔二千家。而歸正人實居其半。政類空。令加意存撫。猶恐不及。而嵩專事括克略。無顧恤之意。每歲令時。每茶一斤。折納粟麥三斗。或四斗。有償納不足者。則來歲從而。美息息復增。息每歲轉加。臣聞上津一縣。二千餘家。而總欠金州茶錢二萬餘貫。稍稍北界。本司案牘前後。具在。不能矣。嵩在黎州日。役軍薪竹。為火炬。轉賣公庫。收支降諸軍糴米。本錢每石。軍糧。取其餘利。諸軍怨之。至今如

滿。如此。而望其愛養士。竊惟金州北鄰大敵。而撫一司。錢物甚富。朝廷宰相。繼累政多不得合。為駐吏封植貨賂之資。關。聞嵩有親戚在軍中。能為百姓主持。人情怨。黜責稍紓。兩郡軍民之幸甚。

林 李信甫趙彥繩疏曰。臣等伏以使其能以體國愛民為心者。是誠可無以補報朝廷。果有庶能循良之吏。以待邊防之計。諸司未嘗檢覈。不化出沒。無從稽考。竭民膏血。盡以為傷痛。又金州民事。多與戎司相。充將佐。故凡事皆俯首聽命。略不。無所赴告。伏望聖慈。將秦嵩特賜。遴選有資。望文臣與圖共理。一方

李信甫趙彥繩疏曰。臣等伏以

使其能以體國愛民為心者。是誠可無以補報朝廷。果有庶能循良之吏



為陛下撫子百里。治狀  
口聲輒隱然不以上聞。臣等豈容無罪。  
竊見知建寧府建陽縣  
留心撫字。前後士民列  
陽莫之與比。臣等初未  
無愁歎。百姓愛之如愛  
黃謙本儒者。每旦未明。  
年殆如一日。以此人心  
政補欠數萬緡。而餘力由  
泉州晉江縣林 廉靖介  
赴任間。前官任內有積逋  
貽民害。毅然不奪。寧甘心  
考其令之邑。政以律身奉  
廉獨立有守。曩曾知平江府崑山縣。方  
系萬計。州郡欲使之認納。林 不忍以  
取官而去。其重義輕祿。有如此者。臣等  
公為先。以厚風俗。為本吏職。民官不擾

而辨境內豈殖安其田里。公事一切任理。不為權勢所移。人推其公。竟  
亦不敢十之以私。往來者交口稱之。誠可謂端方之士矣。知福州懷  
安縣李信庸。學有源流。夙敦愷悌。忠如準衡。無所偏黨。故其見於踐  
履。施於政事。惟務安靖。不為表暴。以民隱為急。以公調為緩。身任通  
責。歛不及民。慈祥之政。洽於一同。比以微恙。在告旬浹。士民羣集縣  
庭。為之禱祈。却之不去。其得民情若此。知建寧府崇安縣趙彥繩。天  
性明達。優於治縣。首務革去宿弊。以寬民力。如除科鹽之害。杜督逋  
之患。又務觀農。以敦本。置學。以養士。公私不勞。辨集士民。為之稱  
快。聽訟必使兩造。未前。委曲難聞。有如父子。以故事無冤枉。今之縣  
令。難乎其入。此八者。為福建八郡諸邑之冠。欲望聖慈。特加顯擢。  
以為良吏之勸。以慰四邑百姓之心。  
汝愚又薦陳葵。趙幼聞。王聞詩。上奏曰。臣昨權吏部侍郎日。準尚書



有劉子奉聖旨命臣薦舉才行兼備未經擢用者二三人。臣後因賜對嘗奏知緣薦舉文字是臣始初奏請在臣不無妨礙乞免薦舉。是時恭奉聖訓。臣候將末人才日奏來。臣自後蒙恩補郡。不敢妄有奏陳。臣已到任一年有餘。自惟疎庸。別無補報。所見一路州縣小官中實有才行兼備未經擢用之人。可以仰答明詔者。臣若復畏忌知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伏見從政郎南外睦宗院宗學教授陳葵。夫資粹溫克。以門學其言約而義富。其履卑而得尊。自登第二十餘年。棲遲選調。安貧守道。未嘗干譽。臣觀其人。經明行修。衣裹純茂。如良金美玉。可為清廟之器。從政郎福州候補官孫不趙。幼一聞器資端亮。識度寬宏。恬淡優游。不急任進。凡勢利之際。眾人所共趨者。幼聞獨退。不引避。若無意於世者。至公家有所利病。則未嘗不肯出為巨言之。臣觀其人。志信篤實。可臨大節。原籍福州。連江縣丞。王聞詩。故太

子詹事一朋之子。內子修飭。頗有父風。出而臨民。不吝於事。該事。公卿之子。凡到堂者。類得優異。差遣况十朋為陛下舊學清名。直節當世貴重。而其子能敦尚志節。兩任祗就吏部注授。差遣遠。今任既滿。且復經年蕭然里居。衣食不繼。乃有不復禁仕之意。臣觀其人。廉靖脩潔。可勵風俗。如蒙朝廷擢用之。後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

汝愚又薦進士劉伯熊。常與上奏曰。臣等恭親淳熙十五年九月八日。明堂赦文內。應立人有節。得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帥臣監司同加搜訪。違銜結罪。保明聞奏。臣等仰惟皇帝聖德格天。禮禮告儉。必形睿旨。廣搜遺逸。孜孜訪問。常如弗及。臣等仰奉明詔。精意考擇。今有其人。敢不論薦。臣等伏見簡州鄉貢進士劉伯熊。學術淹通。制行淳古。屢該免解。不復就舉。屏居著論。不來聞達。澹



然味道之股。無書不覽。其所為文言約理盡善。而後學蜀士大夫多出其門。且其孝友信義。不但聞於一鄉。至論當世之務。靡不通貫。成都府鄉貢進士常坤。蚤歲穎悟。嘗與薦名之列。後亦該免。不復就試。隱居山林。已三十餘年。草衣蔬食。不改其度。足跡未嘗至城市。著書立言。有補風教。一邦之人。皆敬而愛之。欲乞遵用。故書優加褒擢。庶禁山林博習之士。不至湮汨無聞。非惟表盛世搜揚之禮。亦以為異時風俗之勸。其於聖政。實非小補。

汝愚乞諸軍各置參謀官。狀奏曰。臣伏觀自古所命將帥。皆用王之卿士。極詩書禮樂之選。迨至唐世。凡旌遣重鎮。亦無不選任名臣。其功名顯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優如裴度。在德裕亦皆所至。茂著勳績。惟我國家累世承平。將帥之任。不逮前古。此非天之降材。於今獨異。亦由選任之弊。文武太分。以至是耳。故雖有慷慨功名之士。皆無

由習知軍旅之事。而專於武勇者。則例以儒生迂闊。視為無用。此後急之際。朝廷所以有乏才之歎也。臣伏見唐之諸鎮。皆許辟召儒生學士。並參戎幕。若裴度在淮西。用韓愈為行軍司馬。此固不論。若烏重嗣奮自行伍。亦能以禮羅致。石洪溫造二人。皆一時名士。賓主之間。能兩無疑阻者。良由當世之法。文武並用。士大夫聞見習熟。故久自安之耳。今沿江諸軍舊例。有許置主管機宜文字。及幹辦公事。去處其職本在階級之外。頗得唐之遺制。然皆奪於權要。或徇於私情。遷任太輕。士亦羞鄙。望其高識遠慮。遠能參理戎務。協贊軍謀。難矣。臣愚欲望聖明參稽古制。思為國謀長久之計。於三衙及鎮江建康鄂渚興州屯軍多處。每軍特置參謀官一員。如江池之類。元未置主管機宜文字處。與增置機宜文字一員。使之與聞軍事。然非稍優其禮。則士不屑為。非精選其人。則無益於事。如蒙睿慈。特賜採納。其合



理責任人。從請給之屬。並乞下有司詳議施行。庶幾他日異材間出。為國家用。誠非小補。

汝愚又乞罷諸軍承受。上奏曰。臣仰惟陛下神聖聰明。比隆堯舜。漢發大彌。斥遠巨寇。朝野聞之。莫不鼓舞。以服陛下之斷。以頌陛下之明。幸甚。臣聞安危有本。成敗有機。撫戩而失。後必有悔。陛下赫然奮發明斷。臣謂陛下此舉。威行萬里。中外將士。孰不人人聳懼。朝廷之所為。若朝廷乘此事機。一新天下之觀聽。革除蠹弊。委任忠良。四方聞風。易於感格。此其勢甚順也。臣所願者。惟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臣竊觀今日之弊。其最大者。無如諸軍置承受。其始。祇緣諸軍有奏報文字。或有滯留之弊。故各置承受。務要速達。然而因循既久。姦弊實多。外以壅隔諸軍之情。內以潛窺陛下之意。傳聞諸軍。凡有奏請文字。皆先取決於承受。承受視以為可。則進呈。承受以為不可。則退去。或進或退。有司皆無由稽察。非若章奏通進二司。皆有文據可點檢也。故軍中雖有看實利害。皆無由自達。而陛下聖意。微有喜怒。彼必先事知之。於是將帥禍福。輕重之權。陰受制於承受。而貨賂之風。藉克之政。行矣。雖陛下聖明在上。每事体察。而軍情戎務。固有不客盡知者也。臣伏觀祖宗時。雖有走馬承受之名。然實非今日之制。蓋祖宗時。三路沿邊走馬承受。皆在本路置司。遇有機速公事。方許馳傳入奏。朝見訖。亦不得在京遷延久住。其使臣皆是三班院選差。雖間有差內侍去處。其見本路帥臣之禮。祇許依屬官例。其視今日事。躡輕重。豈不萬萬其相遠耶。臣伏見行在百司。凡有奏發急達文字。皆經由通進司畫時進。陛下勤勞不憊。無不朝奏暮報。何獨至於諸軍奏請。而反有滯留之弊哉。此其情蓋可見也。陛下誠能明立章程。嚴為賞罰。斷而行之。顧何不可。臣愚伏望申嚴訓戒。今後諸軍除

奏請之百司。凡有奏發急達文字。皆經由通進司畫時進。陛下勤勞不憊。無不朝奏暮報。何獨至於諸軍奏請。而反有滯留之弊哉。此其情蓋可見也。陛下誠能明立章程。嚴為賞罰。斷而行之。顧何不可。臣愚伏望申嚴訓戒。今後諸軍除



常程文字並依舊赴章奏房投進外。凡有機連文字並許實封書時  
赴通進司投進。通進司即時別項進入。或有合降付三省密院商量  
文字亦乞明詔大臣先次將上取自施行。其諸軍承受並乞住罷。庶  
絕上下壅隔之弊。然後收還將帥之權。俾為輔相之責。蓋將帥者三  
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也。其實罰進退之權。雖歸之人主。而蒐  
選考察之事當責在大臣。昔漢之高祖先武。唐之太宗。聰明英武。過  
於羣臣。何啻百倍。至於任使諸將。收采人物。亦皆訪於蕭何。鄧禹。房  
杜數公。若大臣平居恬然不以人材為意。臣恐一旦邊陲有警。不幸  
諸將或乖人意。不審陛下此時誰與謀者。此臣所以不得不深憂而  
過計也。至於承旨一司。比來權任甚重。辭絃易報。實在此時。選任之  
間。尤宜詳實。歷考累朝故事。蓋許文武並用。臣採之輿論。得之公言。  
前侍中亦有老成忠實。嘗在督府。請曉軍政。編歷宰掾。深識

事宜者。惟陛下博詢衆志。斷自宸衷。極一時投受之公。示四方好惡  
之意。自然本朝增重士氣。激昂化貪為廉。易懦為勇。富強可待。克復  
有期。乃若姑聽故常。憚於改作。非惟玩歲曷日。無益於事。亦恐此機  
一失。後益難為力也。昔齊威王即位。既九年。諸侯並侵。齊國不治。一  
日發憤。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之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  
其誠。齊國大治。強於天下。此非其嚴有足稱者。蓋其乘勢便利。遂能  
一意行之。有若順風行舟。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使威王今日烹一  
阿大夫。明日復用一阿大夫。臣恐徒為是紛紛。終無益於齊之治亂  
矣。今之事勢實類於此。臣伏思累日。不能默默。偶值經旬。故未敢  
請對。而愚衷迫切。恐失事機。謹遵用八月壬子詔書實封入奏。惟陛  
下裁擇幸甚。

袁說友論實才上言曰。臣聞聖人之用人。不務愛其始之所似可善。



而每信夫終之所果可用蓋天下之才貴乎實而不貴乎名也。高標大言自立名字足以驚眩當世而譏評時政則又恐上軌下鼓動震鳴。若纖纖可愛豈不似可喜哉。然終之成就迄於荒忽瀆漫不適於用而沽激矯訐自是以取名矣。至於實才之在天下非有喬傑卓犖之行以自表立。徃徃自為可用能行之學。以致力於事功誠實之地。顧以虛名者視之。殆無一可喜然實之所在。要其成就於後者必有續用惠利之可書。是以聖人之用人。知其始若可喜者為不足進。而終之果可用者為必可恃。則有以黜虛偽之名。崇務實之吉。而實才之用始足以辨天下矣。仰惟陛下臨御今十八年。焦勞求賢以起平治。而事功之立。猶未能盡副宵旰之念。何哉。夫實才之與虛名。其相去已不侔矣。而士大夫好名之弊。甚於好利。好利者其弊止於一身。而好名者將欺天欺君欺人自欺之不服。人而至於所欺者。此則大

用而禍太小用而禍小。是豈為國家福哉。大抵士之在朝。振職以治內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模稜以固位。姑息以養譽者。反以得立朝之名。州郡之職。練兵而愛民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掎缺以稱最。結託以求譽者。反以得作郡之名。右選之職。熟韜鈴而尚智謀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文雅以緣飾。言語以媒譽者。反以得兼資之名。所朝賜對。詳利害而計實用可也。實之不務。而或訐言以為真。矯飾以沽譽者。反以得謹言之名。相師成風。以為當然。而弗之變。使人主焦勞獨運於其上。而百職浮靡掠名於其下。坐糜歲月。而功效弗立。抑可惜也。今之人才。固未盡至於此。然以陛下求賢甚勞。願治甚切。而大勳之集。尚未足以當聖意者。臣恐虛名之弊。猶有以累陛下之知人也。今欲曠然大變。使人皆有趨事赴功之心。不事大言。不務好名。不為矯行。以恪意於實用實効之地。此只在陛下一好惡爾。臣竊觀仁宗皇



帝謂張士遜曰。今之士多不能補益時政。又揚君之過。以釣虛名。朕甚惡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故雖一耀州縣令張勳年。亦以其賦調先期。犴獄無擾。即下詔褒用。於是實材輩出。項背相望。仁宗之治。軌迹三代者。其機在此。臣愚欲望陛下於用人之際。凡文武之臣。內外之職。悉別以名實。而考其始終。度其人有志於實用。而不事矯詐沽名者。則浸以任使。若其大言無當。敢為誇辭。駕虛名以動主聽者。一毫不以假借。仍申諭大臣於進退百寮。一以實材為急。陛下下一好惡之頃。大臣一進退之際。將不出歲月。皆視儀聽唱。靡然嚮風。懲虛名而務實用。誰不能為國家辦事者。則天下之大事舉矣。惟陛下財幸。中書舍人崔敦詩奏。乞以公道用人。疏曰。臣聞國家之治。忽繫乎公論。廢存之間。蓋所謂公論者。非可以強名。衆心之所謂當然。乃天道也。臣嘗觀孟子論進賢。舍不才之法。曰。左右皆曰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勿聽。國人皆曰可。然後察而用之。左右皆曰可。勿聽。諸大夫皆曰可。勿聽。國人皆曰可。然後察而殺之。蓋左右之言。常得自售其私。諸大夫之論。猶恐未協于衆。至於國人之論。舉國之所謂當然。是謂至公。是謂大同。未有不得夫用舍之當者也。臣仰惟本朝祖宗法天立道。廟堂之上。持公論以調萬化之平。縉紳之間。伸公論以廣九重之聽。是以治功之盛。起冠古昔。爰自熙寧大臣。變更法度。于時士大夫欲排羣議以行私說。一切指公論為流俗。自是名節不競。馴至弊敗。臣嘗以為公論所在。治道是由。人主者。天下公論之主也。臣恭惟陛下。遠撫旁招。兼聽一視。朝廷無私黨。天下無壅情。王道蕩蕩。過乎三代之盛。然而聖人之德。又當新而不窮。臣子之心。每有加而無已。臣伏願陛下。建大中之極。開旁燭之明。深詔大臣。施舍廢置。必詳觀輿議之歸。明敕近臣。是非善惡。必悉考僉言之當。要使公論



在上。昭然明白。亦俾中外知聖意之所向。則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舉監司郡守。上奏曰。臣伏觀右朝奉郎權知辰州軍州事張允之。儒雅醇謹。長於治民。前守臨江。今知廬溪。周友兩郡。皆以治最聞。可謂循良之吏。使當一路。必能激濁揚清。奉行德意。右承議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主管文字郭源。疏通修潔。臨事不苟。嘗為廬州合肥令。治效顯著。泉司為屬前後三任。鼓鑄之事。无所諳曉。部使者惜其去。薦之。因任授以一郡。必有可觀。允之及源。係見今可任之人。右承議郎新差通判明州軍州事吳松年。名臣之子。敏於詞翰。踐更事任。積有能聲。緣未歷親民之官。故無績狀可書。至於廉勤公明。乃其天資。異時可落刺舉之選。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吳江縣張駿。學古入官。奉公不撓。為令吳江。當

民間無秋毫之擾。異時付之郡寄。必能趨事赴功。松年及駿。係將來可任之人。臣今舉到張允之等四員。保任終身。如後不如所舉。甘與同罪。謹錄奏聞。

遵知建康府薦梁公永程渭老劄子曰。臣竊見右宣教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梁公永。愛民戢吏。有循良之風。剖決優游。疑無滯訟。催科不擾。夏秋二稅。率先辦集。前後士民舉留者甚衆。右從事郎知池州建德縣程渭老。敏於臨事。有剴劇之才。去年秋境內旱災。躬行阡陌。檢放皆實。採荒之政。靡所不講。比之旁邑。流亡最少。百姓德之。臣所領縣四十有三。其可稱者絕無。而僅有。欲望聖慈。特加旌擢。庶幾風動一路。以為能吏之勸。

遵又奏舉邵宏淵劄子曰。臣一介疎拙。陛下付以方面。劇寄夙夕。惟念常懼無以酬報萬一。苟有管見。不敢緘嘿。臣竊謂今日先務。選將



厲兵莫此為急。仰惟陛下銳意中興。留神軍政。汲汲求人。惟恐不及。天下幸甚。臣伏見邵宏淵驍勇有謀。為時宿將。驍雄之目。著聞中外。昨在湖湘立功。鼎人德之。血食至今。逆亮犯順。宏淵提孤軍抗方張。不制之虜。真揚免於塗炭。兩郡為之立廟。其人雖六十餘。而矍鑠強健。不廢鞍馬之習。久處散地。公論惜之。欲望天慈。斷自聖意。收拭錄用。庶幾緩急之際。可以倚仗。臣觸冒宸嚴。無任戰灼之至。

遵又奏舉趙搏郭剛劄子曰。臣比以悍卒奸禁。專軌行誅。三章自勅。干瀆天聽。伏蒙聖慈。灼見曲。賜原貸。臣遙望闕庭。無任感激之至。臣竊見馬帥趙搏。到軍以來。盡革前日刻剝之政。軍士舊逋。一切蠲放。按視軍馬。勤於教閱。約束諸將。不得役使。令下之初。人人悅服。建康都統制郭剛。留意軍政。一歲有餘。首治器甲。為之鼎新。不特於諸軍。惟教絕律嚴明。轅門敬畏。將帥得人。實為今日先務。臣備員數闕。苟

有所聞知。不敢自嘿。僭冒淵駭。臣不勝震懼之至。謹具奏聞。伏乞睿照。中書舍人史浩上奏曰。臣等恭惟陛下龍飛御極。曾未淹旬。首擢臣等。實之從列。深惟際會。竊自省循。陛下天縱聖學。雖出生知。然而就傳以來。二十餘年。太上皇帝遴選儒臣。俾為輔導。及其成效。蓋有自來。譬如多稼。有年既耕。而種既種。而獲夫豈一日之力哉。臣等晚備誦說。聖質已成。初無消廢裨益。而猥蒙厚恩。先諸舊學。心實不安。此而不言。使陛下未發晉文求介。推世祖召嚴光之令。臣實有佻功蔽賢之罪。欲望聖慈。特降明詔。凡曾侍潛邸。臣寮依累朝故事。第加恩典。

浩為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上奏曰。臣聞誤國之罪。莫大於蔽賢。報君之忠。無踰於薦士。臣嘗承乏經帷。薦士職也。敢失其職。以速官刑。又况臣千載一時。遭遇聖明。從始暨終。自頂至踵。受陛下生成之恩。



特出倫等欲報之心。宜何如哉。臣今老矣。智慮荒落。不足以寄陛下腹心。筋力衰疲。不足以任陛下股肱。然區區報國之誠。雖老不能忘去。朝夕思念。唯有進達賢才。異日倘有毫分之補。庶幾臣之志願償一二焉。重惟內之庶尹百僚。已經選用。外之監司帥守。已經臨遣。臣皆不敢實論於其間。若夫懷才抱識。沈伏下僚。而未能自達者。據臣所知尚十餘人。明州郵縣主簿薛叔似。學窺往聖。志慕前脩。試吏之始。已有能譽。若任之以事。當無施而不可。新紹興府司理參軍楊簡。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聞內化之。死於有政。其民必敬。而愛之。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陸元淵。淵源之學。流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埋融。出於自得。新無為軍軍學教授石宗昭。學問操履。文章政事。四者皆過人。而潔自體。無好異之心。新寧國府府學教授陳謙。材術既高。文章尤美。惟其所用。必能稱職。新鄂州推官葉適。資稟甚

高。博記能文。其學進而未已。前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崔惇。禮學問該通。辭藻華瞻。與其弟惇詩相埒。識者惜其未用。新江陰軍江陰縣尉袁夔。學問醇明。性資端厚。守正而無矯激。久在庠序。士子推服。添差通判常州趙善譽。宗子之秀。學問文采。俱有可觀。吏材尤高。不在彥逾下。前撫州州學教授張貴謨。文學吏治。務求實用。試之以事。必有益於時。監臨安府回易庫胡拱。故禮部尚書沂之子。沈厚似沂。而拱行允峻。安恬守道。不願人知。前衡州州學教授舒璘。性資誠懇。好學不倦。而練達世故。材實有用。新紹興府府學教授舒烈。性質和粹。操履端固。平居雖簡易。而遇事有守。明州州學教授王恕。博通性理。諳曉民事。時輩推其為可用之材。監潭州南嶽廟湛循。性資和裕。學問通明。頃中甲科。不求榮進。而為親請祠。時輩推之。臣所知見。屢下僚。未經先達薦引者。凡一十有五人。如蒙聖慈。以臣言為不妄。即乞



睿旨降付中書省籍記姓名隨才錄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五

用人

宋孝宗時蔡戡論用人上奏曰臣聞為政莫如求賢求賢莫如變俗俗所趨向視上之好惡而已自古人君未嘗借財於異代所用者不過當世之人在人君作而成之祖宗盛時韓范文富秦若歐蔡此肩於朝故能成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固萬世不拔之基元祐初載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劉摯蘇轍章惇繼用事一時侍從臺諫之臣皆天下選故後世謂元祐之治有嘉祐風非天之降才獨萃於此時蓋祖宗所以作成之者固有道也祖宗之制莫重制科其次則進士高第制科第三等進士第一人初授職官或知縣代選升通判再任滿方試館職制科第四等進士第二人以下及諸科任子從可知矣祖宗以文學取之故以州縣試之欲其諳練民事而適於用也今



則不然。進士高第。雖授外任。闕期未及。召命已下。詞科出身。今日拜命。明日升朝。又有初非異科。不歷外任。黃緣交結。徑登朝籍。曾不數年。持節擁麾而去。州縣之事。懵然不曉。材者猶不免付之胥吏。經年累月。習而後知。不材者。終身憤憤。惟吏是從。民被其害。不可勝言。甚非祖宗立法之意。祖宗之制。凡執政侍從。未有不歷官府。而後大用。蔡齊進士第一。亦先為三司使。歐陽脩一代名儒。亦先知開封府。然後為執政。蘇軾制科異等。亦先為開封府推官。呂公著素有時名。亦先除戶部判官。然後為侍從。其他名公鉅卿。莫不如此。祖宗未之以名。用之以實。故人皆可用。而事無不立也。今則不然。凡中詞科舉進士者。盡有不離闕廷。不歷繁劇。自館閣升左右史。入禁近。六年十年。可致卿相。下視六部七寺。驕曰冗局。簿書獄訟。目為鄙事。不屑為之。往往不通世務。不達吏道。天下無事。尚可充實。萬一緩急。鮮不敗事。

甚恭。祖宗用人之意。臣謂今日卿士大夫。屬秩於下。不為無人。陛下當儲。無有才難之歎。蓋非乏材也。作成人材。未得其道也。臣願陛下特賜。廣旨。討論祖宗舊制。因時斟酌之。凡制科詞科。及進士三人。用近日李廌例。特與添差職官。任滿方許收召。其餘進士任子。必歷州縣。差遣六考以上。仍有軍執侍從。監司郡守。舉薦召對。而後除職事官。凡館職學官。太常宗正寺。將作軍器監官。必兼劇曹。其間才學之士。可以大用者。必歷省府邊藩。次第而至。卿相。吾是則守一官。效一職。終身無榮進之望。天下之士。既知聖意所在。莫不洗滌磨礪。各奮所長。以赴功名之會。祖宗得人之盛。將復見於今日。

臣又論。委官差人。侵擾州縣。上奏曰。臣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上下相繩。大小相維。如臂之使指。故內則省部。外則諸司州縣。凡有文移。次第而下。符檄所至。敢不聽從。比年以來。文移既繁。期會無信。前後相



稽新故相仍。州縣疲於應酬。不無違滯。於是委官差人。相望絡繹。公私煩擾。不可勝言。所委之官。憑藉權勢。妄作威福。陵轢守宰。黷亂吏胥。州縣奉承。唯恐不至。公庫非時宴餉。驛券計日批支。凡所干求。唯命是應。少不如意。謗罵隨之。甚者搜捕隱微。造作言語。違司之後。公肆詆誣。譖愬既行。陰被其害。前者未去。後人復來。勞午道塗。充滿驛舍。又有使臣承局。計囑文移。托追索之名。為取給之具。所在州縣。常有數人。此曹無知。惟利是視。苟不厭其所欲。迫脅吏董。慢侮官曹。踰月累旬。坐待不去。州縣之擾。莫甚於斯。臣愚欲望。齊百嚴飭。有司凡有部追索州縣金穀。以次移之諸司。諸司移之屬郡。屬郡移之屬縣。凡有慢令者。亦以次而劾之。大者罷黜。小者鵜駮。諸司有追索於屬郡。屬郡有追索於屬縣。亦知之。輒委官差人。侵擾部內者。必置諸罰。庶幾此弊。頓革。州縣之吏。得以展布四軀。趨事赴功。仰副陛下。願治之意。

意。戡又論用人不當。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立而用人。未有違眾自任。而能成功者也。未問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先聽眾心之向背。如何。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夫謀而至於庶人。可以已矣。又且質諸鬼神。不聞逆多從少。而其事可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國人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聞國人皆曰不可。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不能必行。人心之所不與。雖有典故。聖人不敢必用。蓋違眾而立。事事雖可立。亦必不濟。違眾而用人。人雖可用。亦必無功。而况事未必是。人未必賢。詎可輕拂人心乎。古之稱堯者曰。稽于眾。咨已從人。稱舜者曰。咨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堯舜聖之盛者。天下後世不可及矣。宜其任已而



自用也。方且舍己從人。蓋謂一己之聰明。或有所偏。未若天下之聰明為公也。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冠德百王。方欲規恢遠圖。必復大業。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夫立一事。而人心不欲。必其事之不可立也。用一人。而人心不舉。必其人之不可用也。疆人心而為之。非徒無功。臣恐適所以害之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己從人之義。稽箕子謀及庶人之言。詳孟軻國人皆賢之說。於立事用人之際。博採公議。俯徇人心。人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為耳。

戡又乞遴選監司。上奏曰。臣聞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位下大夫。掌奉詔條。察二千石。居所部。各舉為守相。夫以小制大。以卑臨尊。輕重若不相準。然當時所遣。非御史丞相史。則諫大夫博士。皆朝廷要官也。夫嘗仕朝廷。則德意且悉。而知所以欽。為要官。則名望素重。

而知所以自愛。秩升則樂進。賞厚則勸功。故漢部刺史得人為多。其後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行之未久。功效陵夷。姦軌不禁。卒仍其舊。國朝選任監司。略循漢制。多以朝臣為之。雖執政侍從為郡太守。皆得廉按。其權顧不重歟。比年以來。此選寔輕。往往自守貳循。吹而至監司。不復選擇。故其名望不足。以服眾。風采不足。以動人。州縣亦多易之。部內一有達官要人。趨走奉承。唯恐或後。職業之不修。獄訟之不理。冤抑之不伸。莫敢過問。甚則饋遺相往來。酒食相追逐。一為所嗾。夫復何言。此監司之所以失職。州縣之所以被害也。而况川廣去朝廷最遠。所賴外臺耳目之寄。激濁揚清。裁姦惠良。以稱臨遣之意。苟非其人。上下蒙蔽。遠民何所控訴乎。今諸路監司。不過五十人。臣愚欲望睿慈。明詔大臣。選朝廷要官。有風力才幹者。更迭用之。庶幾監司得人。廉按稱職。州縣之間。無復有貪暴偷墮之吏。天下幸甚。



王質奏論使材二疏。一曰。無責全材。臣嘗論曰。聖人之用天下。常使人欣欣有自喜之心。下自一介之吏。等而升之。人各自顧負荷。可用於世。才者常思奮其才。智者常思泄其智。一旦苟可以施為。則激昂馳騁。惟恐後時而不發。當此之時。天子優游於上。而天下之人奔走於下。大者則為之勞心。以集大事。小者則為之勞力。以濟其職。孜孜矻矻。以自逞其能。疲弊辛苦。終其身而不倦。甚者蹈白刃。觸湯鑊。冒患難。而不知悔。惟夫自以為無用於世。則氣消意壞。雖有才智。久而散緩。腐敗。以至於朽。然而無用。夫天下之才。智可作而不可沮也。世之良弓。激而發之。一寸之鏃。可使有千步之勢。弛而放之。與仆株朽木同。故聖人常以有用引天下。以為無用而自絕。則其可用。蓋無幾矣。臣嘗歎息。唐八司馬。皆天下雄豪偉特之才。如柳宗元。劉禹錫。其所蘊藏。蓋百分未試其一。故其陵厲軒昂之氣。雖憂深憔悴之中。猶自見其

之。其論而不可沒。其精華果銳。盤屈而低折。不得已而暴露於荒州僻郡之間。蓋亦有過人者。而程兵晚年復振。則唐之財用。遂霈然。此豈可以不惜也。蓋嘗讀洪範之書。以為皇極之道。廣大而不狹。寬厚而不苛。而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之術。頗可以推見於此。何者。有猷者有謀略也。有為者有膽力也。有守者有志節也。有謀略者能畫。有膽力者能辦。有志節者能立。此不可不念也。故曰。汝則念之。雖然。有謀略者。或至於詐。而不知正。有膽力者。或至於縱。而不知法。有志節者。或至於執。而不知懼。蓋非天下之中道矣。雖然。苟未嚴於惡者。亦不可以不受也。故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嗟夫。皇極之道。非聖人孰能行之。苟或崔浩。張華。王猛之謀略。杜黃裳。李德裕。張柬之。郭崇韜之膽力。申屠嘉。張昭。竇武。何進之志節。此固經經者。有所不錄也。臣聞昔者大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深知道普之



貪曹翰之橫而包涵。覆蓋未嘗見於辭色。故趙普曹翰俱得以為名臣。自雍熙端拱之後。用法愈詳。而責人愈密。蓋其弊至于本有二。一曰。記舊惡。而不開其新。二曰。錄其暫失。而不責其後效。且天下之士誰能無援而進者。陛下以天下之權付之宰相。凡取予黜陟皆出其手。而今之議者曰。某人故相黨也。臣愚不知誰非其黨。既斥其尤。則其他自可以淬磨洗濯而與之更始。故臣以為莫若棄其舊而開其新。夫人一辭令之不當。一措置之不審。雖大智有所不免。而何從銖稱寸量。於其間銖稱寸量。則自公卿大夫以下。至於州縣之丞尉。其破碎而不全者甚多。而非可以一二數也。故臣以為莫若略其暫失。而責其後效。故夫天下之勢。要使輕重兩適。其平而已。臺諫者列善惡之實。而致諸天子。天子者。權善惡之宜。而置諸士大夫。是以能平輕重之勢。何者。臺諫列善惡之實。而處之以公。故人無邪心。天子

權善惡之宜。而行之以恕。故人無棄才。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然臣之論非所施於大。茲隱也。

二曰。無拘定制。臣嘗論之曰。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我取必於人。而人不能取必於我。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為聽。何者。我取必於人。則權在我。人取必於我。則權在人。人主之所為。奔走於天下者。權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於人。則欲富者富。欲貴者貴。如執券取償。其勢不得不應。隨其所欲而應之。則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所欲無窮。置而不應。則闕然有不平於其心。浮躁者則怨怒而形於色。辭而長厚者亦不免歎息滯悶。而不能一日釋其意。以為天子爵祿彼當予我。而我當得也。備之以必予。而不予以為吝。計之以必得。而不得以為枉。故人主多負謗於天下。而天下多不盡力於其君。所貴夫聖人者。不牽於天下之私情。而附合於天下之公論。彼天下之私情。孰不欲富。



孰不欲貴而聖人一以公論繫乎其間。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後遺之以富貴之實。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慰其意。而不得者亦憊然。有以自愧。自慰以當天。下欲為之心。而自愧以作天下不為之氣。臣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古帝王之粹。而其役用天下。皆聖人不言之妙術也。張敖為中尉。九年而遷。而竇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丘成為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當遷而不遷。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欣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整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濟南太守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私之。初。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之番係。故臣謂武帝

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者。以為吾之爵祿。而使天下以意揣而情窺。則吾爵祿之權。將折而歸諸天下。是故示之以不可知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窮之緒。使天下惟知愛之而為。為之而力。而終莫敢有所歆羨。邀持於其間。此固武帝之所以為雄材大略也。迹者大臣之議。患夫在朝廷者。居之數月。則悄悄然。已有欲進之心。居之滿歲。則汲汲然。遂有必進之意。又少遲之。則凜凜然。不可留也。是以故歲之詔。定日月。以為遷易之限。曰。將以沮躁進者之心也。患夫在朝廷者。不量淺深。不度高下。無故而遷。不媿。不得而得不遜也。是以故歲之詔。循序以為進擢之格。曰。將以塞僥倖之路也。此二者。其意則甚公。而其名則甚美。然臣之所慮者。士大夫取必於朝廷之爵祿。而朝廷又自開其必取之門。臣之所不識也。夫天下惟不可為此必然之說也。為此必然之說。則人將有必然之心。今將致其力者。則先令之



曰。行百里。予百金。而未至於百里。百金固不可得也。至於百里。雖跛  
蹇者。亦無以却之矣。其初欲以致有力者。而其終不能却跛蹇。此必  
然者之過。為今日之計。莫若參其才之優劣。揆其績之高下。廢置予  
奪。雜出於必然之間。使天下之人知之而不能名。名之而不能議。然  
後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致天下之力。夫使天子之爵祿。而日月可  
以馴致。資序可以必得。雖童子皆能逆計之矣。而烏能以鼓舞天下  
哉。

質又論馭臣勿窮恩。上疏曰。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望  
於人。而人不能無望於我。夫是以能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於  
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為奔走勞苦。終其  
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慕。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  
之理。欲進則有所格。欲退則有所不忍捨。聖人默然其顧盼。擊笑。而

天下爭先為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於天下。夫使天下才俊  
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為天子不可  
一日無我也。而天子眈眈然。惟其欲之為徇。慙然亦自以為天下不  
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為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  
人亦以為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踰  
召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  
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慮於用恩。而信於用法。大抵一為我之所  
賴。於爾者輕。而爾之所托於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  
然聖人之所以憑藉而倚伏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高祖  
崛起於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二三  
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某城則得某邑。  
破某敵則錫某爵。否則終歲不遷。至於以一齊而授韓信。猶斬斬而



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畱。以為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於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為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虜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未盡。而爵祿已窮矣。臣聞之。習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於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之於鷹。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邀其搏擊之搏之力。而後能用鷹。有凌丈夫者。惴惴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雉兔雞鼠。日陳于前。其不馳去者鮮矣。而安能為盡力於擊搏哉。明皇之於祿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嘗論祿山逆計萌於天寶之中年。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祿之窮而後發。是故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後我之爵祿不可窮。今之為大將。平居無事。為天子統會。卒而已。非有攻城略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某階。加某職。夫今之為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俸。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已蜀之平。狄青交廣。逐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龐籍以為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為寧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於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於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於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足。而爵祿先窮也。

樞密院檢詳文字李椿上奏曰。臣仰惟陛下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親攬權綱。進退人材。宜乎內外咸康。亟臻至治。以稱陛下焦勞圖回之志。而外則吏強官弱。民志不伸。田野未闢。物價翔踴。州縣窘匱。百姓窮苦。游手不戢。盜賊時有。內則主勞於上。臣逸於下。百寮苟且。多為



身謀直言不聞。相徇成俗。命令數更。未適攸當。其故何。臣愚竊意陛下腹心無謀畫之臣。規模無一定之計。故百僚苟且相徇成俗者。不識陛下之規模也。命令數更。未適攸當者。腹心無臣以謀陛下之事也。陛下非不求謀畫腹心之臣。以圖至治。蓋求之未有其人也。然則多士在朝。寰宇之廣。豈無其人。是以為國家用者。臣愚竊意陛下用人進之欲速。退不盡禮。進之欲速。故多不勝其任。退不盡禮。則真才實能。隱晦而不出矣。臣愚欲望陛下審擇其人。以用之。陛下聞其賢矣。置之左右。與之論天下之事。其剖析如流者。固易見也。其遲疑不決者。亦易見也。陛下知其才矣。察其操守。觀其志趣。皆不逃聖鑒矣。既賢且才。則與之謀畫治天下一定之規模。使百僚知所趨嚮。莫敢苟且。內外弊風。俱不勞而變矣。陛下圖治之心。遂矣。臣竊遠小臣。唯知盡忠。不知忌諱。僭輒狂妄之誅。惟陛下寬之。以來忠讜之言。天下

幸甚。

椿又轉對曰。臣竊謂人材不可不擇。天下本非乏材也。顧作成之如何耳。陛下臨御以來。收拾人物。多出親擢。至郡守監司。兵將官。其參辭悉令陛下對。大開言路。雖微賤之士。皆得論事。陛下未嘗憚煩。焦心勞思。以圖治功。宜乎多士在庭。盡忠竭力。共濟國事。四海福康。使陛下端拱無為。不勞而治。斯可矣。比者泛使之來。未測其意。大小之臣。以至細民。俱懷疑懼。而不聞一士為陛下謀者。臺諫侍從。亦皆緘默。袖手以觀。賴陛下神聖獨斷。自有以服之。人情乃寧。尊陛下高爵厚祿者。不為不多。而一有小事。而莫能有毫髮之助。可不謂人材乏乎。至如州縣闕乏。當申之於漕司計度之。以有餘補不足。漕司不足。則當申之省部。科撥足矣。至於煩陛下遣中使宣問。又差奉使會計。累月往來。僅能罷一人易一人。且諸路數百州。一一瀕瀆。聖躬如此。可



不謂人材乏乎。先儒以謂天生一世人。自是以了一世事。非無人也。但不任其職也。何以不任其職。風俗使然也。風俗若何。主勞而臣逸也。陛下親攬權綱。聖主之事也。謂如近日陛下逐臺諫。斥執政。可以銷朋黨。破姦邪。正紀綱。保善類。群臣莫不厭服陛下之英斷。所謂親攬權綱。如是而已可也。若會計州縣之收支。機察小臣之微罪。臣願陛下不必經聖慮也。提綱振領。舉其大者。則小者莫不舉也。臣仍願陛下嚴禁臣寮游權倖親近之門。為士大夫而游近倖之門。臣知陛下必深惡之。然勢或使然也。陛下每惡腐儒及為巧佞。所誤致陛下於進退人材之際。無所取信。則必求所以察察之術。以察察人。不自庸迫。何從而知之。故得罪而不由中書者。或以謂近習所察也。得進而不由中書者。或以謂權倖所薦也。未必實然。萬一有此理也。規進之士。不知義命。唯進是求。或以苞苴。或以誑諛。交結附麗。寔以成

風。人材所以委靡。臣仰惟陛下聖明之朝。而目覩此風。實痛惜之。臣疏落寒士。隻影孤立。本無才術。誤蒙陛下擢用。行年六十有四。疾病存身。素日無幾。尚有所見。良忌而不言。是臣負陛下恩遇也。臣切切之心。無由上達。天聽今因轉對。得露愚誠。臣又願陛下選擇有人望負道德之重者。進用之。使負道德之士。進退人材。議論得失。必不忍負陛下而任私意矣。以公道用人。以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哥琅琊王初過江東。王導輩以未有人望。歸之以為憂。故收拾東土之望。顧榮負循。絕瞻下壺之流。進用之。遂能立國。蓋人望者國之基本也。其可忽諸。然則何以知負道德之重者。以唐明皇之所以用宗璟。仁宗皇帝之所以用富弼。則易知之矣。臣狂憖之言。冒犯天威。死有餘罪。臣不任戰懼待罪。伏乞睿照。

褚薰檢正。乞擢用此人。上奏曰。臣愚庸無取。屢蒙陛下親擢。是對之



際親承玉音。以臣北人。所以召用。則臣荷陛下特達之知。且知陛下不忘中原之意也。仰惟陛下欲用北人。豈不以其性多忠實。豈非惡傾巧之人。所以進忠實之吉。則臣固當以忠實事陛下。不敢求奇巧。圖迎合。以希覲官爵。庶幾有以上稱陛下用北人之本旨。臣竊惟伏自太上皇帝南渡艱難之時。任呂頤浩。所以能誅逆。臣破群寇。扶宗社。立紀綱。可謂有大勳勞。及叛臣挾虜勢。侵犯淮甸。太上皇帝用趙鼎。遣諸將破虜軍。而後國勢張宗社固。天下翕然歸重。此二臣者。皆北人也。當時若非二臣。決未必能立此功業。自二臣一遷廢死。其家皆破。碎此人立朝者。始鮮。况北人南來。今五十年矣。所存無幾。其近年歸正之吉。又亦屈指可數。且北人性多拙直。孤立。以拙直孤立。機巧奔競風波之內。其何能立也。不唯不能立。臣亦慮必將有受害者矣。又有流落失所之士。飢寒切身。俯仰於人。于求進。望不復有死方

直實之氣味者。不可不察也。故陛下雖有用北人之意。未有以上副聖心所欲也。臣嘗聞晉琅琊王初過江東。王導單以未有人望。歸之以為憂。故收拾東土之望。顧榮賀循。紀瞻。卞壺之流。進用之。遂能立國。臣願陛下兼收並進。惟賢是用。唯道德是尊。不必曉然露欲用北人之意。庶不失東南士心。亦足以保全彫殘流落。北方之士。果有剛敏材器。如呂頤浩。學術方正。如趙鼎者。願陛下尊而用之。然後有以稱陛下用人之心也。伏乞睿照。

椿無尹京。又奏曰。臣伏聞漢陳平以智稱。不以德稱者也。任宰相不吝刑獄。錢穀之對。彌知宰相之職。所以能成不世之勳。唐稱賢相。前有房杜。後有姚宋。表表在人耳目。于今稱美。房杜不言功。蓋舉皆得宜。故無功可稱。姚崇薦賢。明皇仰視不吝。以謂言郎更非宰相事。崇聞歎服。後世稱其得體。宋璟自南海至都下。不與中使交談。當時



為人歸重。至今凜然可尊。不惟五人之能。是文帝太宗明皇用人得其道也。故能成刑措。貞觀開元之治。非偶然也。仰惟陛下睿智仁明。上希堯舜。賢於文帝太宗明皇遠矣。十餘年間。焦勞求治。躬攬權綱。三帝之勤政。未足上擬聖德之彷彿。而考實其治。則未及漢唐全盛之時。何哉。主勞於上。臣逸於下。天下之事。無任責之人。故用力多而見功寡。其以此也。臣每自遠方來。與士大夫處。但聞得失升沉之計。罕聞憂國為民之言。以奉公者為野。以真實者為愚。習以成風。上下苟且。故政無大小。皆待陛下躬自與決。才無能否。皆待陛下親行進退。至于出納之吝。上晚聖躬。士大夫惟知圖進。不復以國家治亂關於心。所以未臻至治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食君之祿。不留意於進退。是以為士君子。臣愚願陛下飭大臣。戒百寮。各使不忘聖人之戒。明安危存亡之治。

亂之理。盡心臣道。各率乃職。毋勞君父。以圖自逸。共裨聖政。日躋至治。天下幸甚。

褚又曰。臣聞晉室之南渡也。王道實佐之。始至江東。深以東南人望為念。故收拾顧榮紀瞻等用之。所以能立國。南北雖分。而能保其正統者。得人心故也。仰惟國家仁厚之政。洽于民心。雖遭艱難阻隔。而人情不忘。歸仰非東晉可以比擬。伏自陛下臨馭以來。未嘗一日忘中原。故孜孜以人材為念。中原之吉。尤荷選擇。至如臣之愚。亦蒙異眷。荐被超擢。臣仰體陛下聖慮。以北人稟性忠實者多。所以收用。期於忘身徇國。以圖治具。德至渥也。臣自念生長河朔。賦性愚拙。流寓江湖。五十餘年。每歎人材之難得。蓋緣士風之不振。願陛下惟才是用。不拘南北。兼北人至此無幾。况陛下兩宮身居南土。不可不固結其心。惟臣言之無嫌。承平全盛之時。北人立朝。尚以疎直不得行其志。矧



今日絕無而僅有。陛下雖欲全之。適所以尤難其全矣。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願陛下深思遠慮。選才於公論。毋取於交結。信任其忠實。毋取於詭隨。庶幾七風漸革。真才輩出。不患不能輔佐聖時。以圖至治也。臣不勝皇懼待罪。

衛涇奏論人才。疏曰。臣聞人君臨制天下。所與建功立業者。惟人才是賴。然自古及今。未有儲之不廣。養之不素。而能備大有為之用者也。仰惟陛下臨御日久。博觀今日人才孰劣。以為果有餘也。果未足也。以為不足。則內而朝廷。外而郡縣。百司庶府。其在任者。負俗而無缺。其待選者。倍蓰而又多。以為有餘。則因循玩歲。而職業不舉。委靡徒俗。而士行不脩。執政大臣。所以圖回於廟堂。左右侍從。所以論思於通列。皆陛下所親信。委任非臣。疎賤所得知也。至於當世知名之士。一時簡記之臣。皆陛下異時之所拔擢。錄用陛下。亦嘗致察於斯乎。其自任以重。輔導君德。不及引親舊。以為黨與。不棄遺跡。遂以誤信用。是以當腹心之任者。幾人。昌言正色。別白賢否。務存大體。而不責苛細。務振紀綱。而不望風旨。是以任耳目之司者。幾人。持節刺舉。肅清所部。不結權要。以自售。不借孤寒。以示公。是以膺臨遣之寄者。幾人。勸課農桑。使民安業。不為姑息。以要譽。不肆貪暴。以害民。是以稱牧養之責者。幾人。一旦遭臨有警。羽檄交馳。臨機料敵。殫壓三軍之衆。威聲德望。鎮撫中外之心。足以備緩急之用者。幾人。聖明在上。天涵地育。臣不敢謂舉無其人也。聞之議者。竊謂今之士。大者徇利而不顧義。矜名而不務實。習成軟熟。則謂之得體。稍知激昂。則指為生事。公清鯁亮者。苦落落而難合。脂韋容悅者。常擬擬以自媒。忠誠篤實者。以迂闊而見疎。貪鄙異懦者。以僥求而偉進。是以氣節頹敗。而不立。風采銷委。而無餘。庸庸垂紳。默默尸位。若大若小。渾然一律。前



至者冒寵而無恥。後來者效尤而何憚。賈山曰。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此之謂也。風俗成矣。國家何賴。而况邪徑未塞。群小爭趨。苞苴賄賂之公行。干託請求之無厭。附炎逐臭。希寵爭榮。陛下以至公之心。而猶牽於毀譽之偏私。以至明之見。而未免於人情之曲徇。邪正之辨。未盡昭白。是非之論。未盡公當。頽弊風俗。沮壞人材。莫甚於此。臣願陛下光昭聖德。奮自宸衷。念國勢之所以未張。患人材之所以未振。廣薦賢之路。必惟賢者而後任。盡任賢之道。毋使不肖參其間。窒其邪枉之門。時出非常之斷。崇獎骨鯁之吉。則諛默之風自革。簡拔靜退之人。則躁進之徒自遠。廣寬容之度。毋疑人臣之為近名。養敢言之氣。毋使人臣之懷畏罪。儲之日廣。養之日厚。風俗丕變。賢能輩出。一旦取而器使之。唯陛下所志。而曰人材不足者。臣不信也。將見主裁以隆國祚。以固靜足以強根本。勳足以復土疆。何弊之不足。華。何事之不成。何功之不立哉。惟陛下留神省察。豈惟臣之幸。天下之幸也。

涇繳徐枋祠祿。上奏曰。臣竊惟御史耳目之司。朝廷紀綱所繫。惟無私乃能體國。正已斯可律人。必振揚風采。破礪廉隅。然後風憲尊嚴。百辟整肅。伏見朝奉郎徐枋素乏聲稱。誤膺簡拔。自頃入臺。凡所論奏。多不厭塞眾望。其劾翁黠也。反為黠上章詆毀。指其所言率挾私意。枋雖苦詞辨數。訖無以自解。識者固已譏其辱臺。所宜引避。乃偃然自安。已而蘇師旦之敗。交通之跡。尤為彰露。物議甚喧。亦可以言去就矣。而枋包羞居職。如罔聞知。累月以來。一無建明。日惟覬望遷擢。此其風采銷靡。廉耻道喪。尚足以稱陛下糾繩之任乎。近因縱容親戚。販鬻私酒。暨場務拘獲。動以千計。付之有司。公行可也。乃力與庇護。甚至縱令僕厮爭奪紛競。都人聚觀。請囑守臣。必欲釋放。遂至



微聞天聽。陛下曲全事體。猶放與郡之命。今因其引疾。畀以祠祿。陛下所以待拂。可謂厚矣。而拂不自愛重。上負陛下。久尸要任。敗壞臺綱。若不別白言之。切慮中外莫知其故。反疑陛下輕去臺臣。有累聖德。臣愚欲乞睿斷。將徐紳祠祿。旨揮特賜。寢罷。俾之循省。庶幾上以彰陛下黜陟之公。下以釋增紳疑似之論。不勝幸甚。臣雖時暫無攝。不敢隱默。隨廢職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謹錄奏聞。

涇又繳兵部郎官劉炳除江西提舉。上奏曰。臣竊惟常平使者之任。分一道。刺舉之權。若昔先朝。選掄持重。在外必登最。部課。雖有治聲。在內必服勤。郎省著聞。朝蹟始與茲選。是為拔擢。儻授非其人。則公論不置。臣伏見新除江西提舉劉炳。試州遠外。資望甚淺。夤緣收召。遂廁朝列。繼以宣司辟置。諮議。超躡郎選。以寵其行。而炳天資闇愚。材術踈短。職在裨贊。補報。莫如進退之間。義當自審。顧方入部就職。

偃然安居。物議沸騰。乃謀去就。復徵幸便節。迄遂所欲。丐外之章。不知引咎。猶謂非不欲趨事赴功。敢為大言。欺罔衆聽。學士大夫。宜知禮義廉恥。行不顧言。當如是乎。縱朝廷寬大。不欲加罪。使之善去。幸矣。况炳為丞未久。為郎又纔數日。凡郎曹久次而去者。亦不過得節。是宜幽黜。而反被拔擢。人雖置而不問。炳獨不知愧。幸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劉炳新除江西提舉。旨揮特賜。寢罷。且與待闕州軍。差遣。庶幾朝廷不至過予。在炳受之。亦安。乃所以全其進退之節。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衛博上殿劄子曰。臣聞人主無它職。以進退大臣為職。大臣無它職。以佐天子進退百執事為職。在列之臣。有一賢焉。以復于上。而進之可也。有一不肖焉。以復于上。而退之可也。知賢而進之。知不肖而退之。大臣之職然矣。近世以來。廟朝之論。進賢則有聞矣。於不肖者之



退則未之或聞也。職業之不修。持誼之不立。死璜之冒進。貪邪之自  
擢。非彈擊之果上。廉問之發舒。則清議不加。憲章不及者。有之。沿襲  
之風。從來久矣。聖人在乎。朝廷清明。小大之臣。罔不精白。以承休德。  
固不容不肖者。濫吹其間。然於大臣。所以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之職。  
豈宜有偏而不舉之弊。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在廷。各恭乃事。屬乃行。  
一乃心。俾二三大臣。精校而審覈之。以揚進退之任。庶幾賢不肖之  
別。不致混。嚴真材實能。奮迅而出。有以上副陛下。厲精求治之意。  
博又上。劉子曰。臣聞人各有能有不能。羿之射精矣。而不能敵秋之  
奕。造父之御至矣。而不能舉烏獲之任。鏤冰者。不可使琢玉。刻朽者  
不可以鑽堅。譬之樂則之門。官之守。雖聖人不能廢其用。變之樂。垂  
之。臯陶之理。雖大舜不能更其任。而貴乎量才授職。因事賦官者。  
正在是爾。今之仕者。有一合而至於公卿。自筮楚簿書。而至於稽古

禮又之事。莫不欲擅其能。苟以一藝自名。一能自售者。非特其心歎  
然不滿。而人固亦小之。此古之所以職業設。而萬事治。後之所以職  
業設。而萬事廢。方且喟然有乏材之歎。則亦厚誣天下之士矣。抑惟  
陛下。焦心望治。虛己任人。士有尺寸之長。未嘗不錄。舜之所以為舜  
陛下。蓋得之矣。雖然。張陽官御史大夫。而仍兼治獄。劉晏位宰相。而  
不去監鐵度支。此特漢唐近事。堂堂聖朝。豈固因循軌轍。而於處昔  
人之下哉。臣愚欲望聖慈。詔執事大臣。無責人以全。苟無強人以不  
能。明習典章者。則使之居臺閣。善調盈虛者。則使之主國計。治獄者。  
必法理之士。分間者。必智勇之臣。錄所長。護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將  
見百工。熙庶績。策勳乎三五之上矣。  
侍御史王十朋上奏曰。臣聞古之為民帥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恥  
於為盜。能以威服人。則人不敢為盜。能以智略屈人。則可以除一時



之盜。三者俱無焉。則何以爲民師帥。共理天下事。臣竊見廣賊海寇。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者。蓋緣帥守不得其人。既不能使之懷德畏威。又無智略以勦除之也。朝廷不詰其致亂之由。懲其不職之罪。又從而遷爲大藩。因而久任。亦可謂失刑矣。臣切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而海道爲之不通。初有捕致海寇者。仲通從而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國令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廷既不罷黜之。又除知紹興府。仲通不能治一郡。其可以典大藩。帥一路乎。知靜江府俞良弼。不能弭雷化之盜。遂致蔓延。而二廣爲之騷然。運使鄧錡。用度吉茶商以俞陵錢。良弼忌錡。併與茶商等皆不奏功。致茶商憤然。嗚呼而起。醜黨數千人。陷沒州縣。殺戮官軍。守臣有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能正良弼之罪。乃因而久任之。安能使鼠竊狗偷。即時殄滅乎。仲通刻薄小人。昔

爲秦檜鷹犬。其惡俗見於白簡。臣不復論之。議者猶謂其有處才可。以任使。及治四明。最無善法。專用公帑。交結黨援。海盜猖獗。略無計畫。其才亦可見矣。良弼雖無仲通之惡。然聞其老終不事事。况二廣去朝廷爲最遠。斯民所恃以爲命者。惟師帥之臣爾。良弼爲大帥而盜賊充斥如此。何以安遠人手。臣欲乞睿斷。罷仲通紹興之除。奪良弼靜江之帥。別擇有用之才以代之。將見海廣二寇不誅而自滅矣。十朋又上疏曰。臣聞有自合龍大淵往兩淮撫諭者。仰見聖心憂念將士。故遣左右心腹之臣。爲勞果旋歸之使。或出於大淵。不憚勞苦。慨然請行。亦可嘉也。然命令初下。議者囂然。咸謂自古遣使或巡行天下。或撫諭軍民。皆於士大夫中遴選人才。如漢之八使。用張綱等。唐之十一使。用度何等是也。太上皇帝炎紹興間。亦嘗遣使撫諭矣。或用臺察。或用郎官。出於遴選。時猶得人。今大淵雖爲潛藩舊臣。議



者謂非出於朝廷遴選之公。銜命撫師。有輕國體。又慮大淵之出。聞者謂是陛下所親信之人。州縣必希意而將迎。諸軍或望風而交結。萬一復致人言。如前日臺諫給舍之論列。豈不重貽聖憂。亦非所以保全大淵也。臣以謂王師之還。陛下已降詔慰撫之矣。今只委張浚勞來安集之。不必更遣撫諭之使。切恐將士以宿州不利而還。未測朝廷之意。忽聞使命之出。心必懷疑。不如寢而勿行。以安反側。不然乞命宰相於朝列中。擇其忠實通曉者。裏遣之。以重光華之使。以塞中外之議。不勝幸甚。

十朋為著作郎。上疏曰。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七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論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為。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皋陶。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成土訪落也。

首以師保而並。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迪。張知白。魯宗道為宰相。皆正人也。英宗因舊相韓琦。曾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為元樞。用歐陽脩為參政。治平之治。最踴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為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初。足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為。各成一代之勳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之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



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孰有無雙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也。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識。推宰相得人。則內可以奠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從。以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姦邪。如是則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陛下端拱一堂之上。群天下人才。如意而任使之。內修外攘。中興之功。不日可冀矣。

十朋代越帥王尚書上疏曰。臣聞唐杜牧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夫內修政事。蓋自治之策也。任賢使能。又自治之要者。晉漢以汲黯寤淮南之謀。晉以謝安破苻堅之衆。唐以陸贄濟奉天之難。我國家寶元慶曆間。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范仲淹韓琦。

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賊之謀。兵不大用而元昊已服。今我與虜強弱不敵。惟當以人才勝之。苟得伏節死義。如汲黯輩。則謀當自寢。風流雅望。如謝安輩。則敵當自退。忠謀謹論。如陸贄之徒。則難當自解。兼資文武。宏材偉略。如韓范二臣。則虜當自服。所謂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者也。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仁宗尤為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于外。及西方用事。仁宗思用。夷簡亦力薦之。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今邊境未寧。正是則席求賢之日。臣願陛下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以呂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之計。仍詔侍從臺諫。監司郡守。各舉人才。勿遺疎賤。朝奏暮召。如恐不及。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快陛下之任使矣。夫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自治之術。莫大於此。



知番陽王師愈論養人才。上奏曰。臣聞致治者必資於人材。願治之君。輔治之臣。皆能知之。皆能言之。然而每患人材之難得者。豈天下果乏材也哉。自古成大業者。未嘗借材於異代。况我國家聲教所覃。不為不廣。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今猶古也。願所以養之以用之。如何耳。鄧林之木。信美矣。必培其本根。茂其枝幹。斯能成可用之實。大匠觀其質而採伐之。斲削其璞。斯能成堪任之器。因其小大。度其長短。或為宗廟。莫不各適其宜。然後大厦可成矣。凡用人材者。亦若是。嘗觀有周之時。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豈非樂育於其始。乘進厥真。童金玉其相。豈非作成於其中乎。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各當厥職。非徒使之就乎。此所以濟濟多士。獨稱於有周也。今之用人。似恐不無一時俊乂。稍有稱於世。忌嫉者眾。不指其小瑕。則索其舊愆。或誣以味味難明之過。必使之困頓而後已。吁。是誠何心哉。况夫人之所稟賦。實材術者。不能無可議之失。尚氣節者。未必有應變之具。必欲求全。肆毀奚可哉。苟或見用。又且不度其力小。而責以任重。不假以歲月。而責其速效。宜乎歷年之久。治效之未成也。臣愚欲望聖慈。遠鑑有周之隆。近察鄧林之木。凡曰人材。始則保護愛惜之。次則磨礱作成之。終則隨器久任之。其不能成事功者。臣未之信也。管見瞽言。冒瀆天威。戰兢之至。

師愈又奏曰。臣聞自漢罷侯置守。秩二千石。任共理之寄。其祿厚矣。其任專矣。其權重矣。故當時郡守。多有治功。著於方冊。迨至武帝。置刺史以臨之。秩止六百石。蓋欲以小制大。稍殺其權。未至太輕。其任之專固自若也。人亦奮勵以成治功。惟我國朝待遇守臣。禮固甚厚。祿亦不薄。三年成資。添置監郡。任已不專矣。又置監司以臨之。權已輕矣。雖欲自奮。已不若兩漢之肆。近歲以來。三年成資者。十無二三。



監司統監。其負益衆。郡守之權輕。無如是之甚者。且以江東一路言之。止九郡耳。有兩總領。兩運使。兩提刑。又有安撫提點提舉各一員。是則一人守郡。臨之者九人。十年九牧。猶未足以况也。至若監司置司之郡。益又甚焉。豈非長官尊大。為郡守者欲行一事。欲下一令。動輒掣其肘。而吏卒撓政。未可槩舉。稍加繩治。交關釁隙。郡守必至斥去而後已。監司縱有賢者。欲懲其弊。而吏卒之徒。耻其不勝。必多方為計。使監司墮其術中。而不自知。吁。可歎也哉。安平之時。已難於成事。功。涵容調護。尚可憫日。或有盜賊之警。兵革之用。必致敗事。甚矣建侯作屏之意。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宰執。凡監司之郡。必擢宰執侍從及曾任臺諫有風力者為之守。其位望頗重。庶可展其所長。不然。止令監司兼領郡事。必久其任。責以治効。至若會府帥臣之權。頗與之均。尚庶幾焉。

師愈直煥章閣知長沙。論作邑之難。上奏曰。臣聞字民之官。莫親於縣令。陛下愛育斯民。如保赤子。重縣令之選。嚴黜陟以別善否。德至渥也。為縣令者。孰敢不仰軀聖意。恪脩厥職。然而官卑權輕。法密責重。上下皆得以鈐制。害之者太衆。乞為陛下詳陳之。願少垂聽覽。上焉有監司守倅。始則毆之冒法以辨事。末則寘之深文以自解。况又有私喜怒於其間。無所分訴。此其一也。次則有屬官。有曹職。官有本縣同官。有寄居。有過客。多欲遂其私。為賢令者。豈能盡如其所欲。往往撰造是非。譖之監司守倅。為監司守倅者。略不加察。從而罪之。此其二也。下則有本縣人吏。有豪強。上戶。有教唆把持。健訟之猾民。相為表裏。又皆欲遂其私。為賢令者。豈肯徇其所欲。於是人吏伺缺。失豪強率錢帛。教唆把持者。議狀本裝點虛詞。遣健訟者訟之。輕則欲其逐去。甚則使之敗官。喪身破家而後已。此其三也。抑又有監司州



府之案吏。與夫承局排軍院虞候散從官。平時持一紙引。微視無禮。下視縣令。厚有所求。稍不如其欲。裝事端以譖訴。監司守倅者聽之。屬官曹職官助之。其不被害者鮮矣。此其四也。陛下擇字民之官。為甚重。而上下小大害之者如此其衆。雖使卓魯復生。欲展其智。詎可得乎。是以作邑者莫不告其難。上官者亦皆知其難。第莫肯加卹耳。甚負陛下任官愛民之意。然而京朝官作邑尚敢不顧其害。與衆為敵。間有善政。至若選人作邑。抑又難焉。選人非無賢才。然而皆懷寸進之心。皆為改官之計。鮮不弥縫上下。以干虛譽。甚者父易官錢。以買舉狀。相習成風。上下知其所急者在此。尤得以制之。故選人作邑。為尤難也。臣愚欲望聖慈。罷選人作邑。盡令京朝官為之。庶可革其希進之弊。責以字民之効。仍敕監司。即守。凡知縣顯然姦贓無狀者。依公按劾。重實典憲。誠不足卹。其謬懦不材者。逐之亦無害。唯是清

強賢。令為上下所不喜者。當保護愛惜之。或為人所誣。當直其冤。庶幾賢材可行其志。字民之効著矣。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